

子計畫十二：知識、教育、人觀及其變遷：兩個北台灣客家  
族史研究(1800—1950)(3/3)

計畫類別： 個別型計畫  整合型計畫

計畫編號：99-0399-06-05-03-(12)

執行期間：99年01月01日至99年12月31日

計畫主持人：簡美玲（國立交通大學人文社會學系副教授）

計畫參與人員：

陳玫妏、陳靖旻、嚴勳業、陳貞宇、劉塗中、劉柯薇、潘怡潔、呂政冠、  
呂靜怡、蕭禕涵等

成果報告類型(依經費核定清單規定繳交)：完整報告

本成果報告包括以下應繳交之附件：

赴國外出差或研習心得報告一份

赴大陸地區出差或研習心得報告一份

出席國際學術會議心得報告及發表之論文各一份

國際合作研究計畫國外研究報告書一份

處理方式：除產學合作研究計畫、提升產業技術及人才培育研究計  
畫、列管計畫及下列情形者外，得立即公開查詢

涉及專利或其他智慧財產權， 一年  二年後可公開  
查詢

執行單位：國立交通大學

中 華 民 國 九 十 九 年 十 二 月 十 日

## 知識、教育、人觀及其變遷：兩個北台灣客家家族史研究 (1800—1950)(3/3)

### 摘要

本計畫第三年將研究焦點放在鳳山溪流域新埔陳家與中港溪流域頭份陳家年長女性的口述訪談與資料分析上。目前的研究成果與發現，除了延續第一、二年關注教育、知識對於形塑家族性格與人觀理想的影響外，更具體而微地透過年長女性在家戶內外的勞動經驗、家族成員之間的互動，女性的受教經驗、教育態度與家族印象，以及兩個家族中較為特出的女性—新埔陳家的詹明玉與頭份陳家的黃春枝有關上述主題的不同表現，進行口述資料的細緻分析與比較。

針對兩個北台灣客家家族的家族性格與其在日治時期對於漢學教育所採取的態度，再次印證家族性格實為「多系多元」的觀點。新埔陳家在「創事業」性格外，也有「守本業」的情感表現。頭份陳家則在「守本業」的主調外，不乏子孫在文教事業之外、或是海外展現「創事業」的性格。相較而言，頭份陳家對於漢學教育多了一份跨越時空的堅持。

在不同時代女性的家戶生活與生命經驗方面，有關女性在家戶內外的勞動經驗，顯示婚入女性在婚前與婚後的家戶勞動領域，除了增加婚後生活侍奉公婆、生養孩子、照顧丈夫未成家的兄弟姊妹的勞動任務外，部分女性的勞動經驗仍具有一定的同質性與延續性，例如耕種山田、畜養家畜、協助家務等。但有些女性的經驗則是不再從事耕種、畜養，而完全轉換投入到婚後生活的家務勞動中。其中值得特別注意的是，西元一九五九至一九七三年為台灣由農業轉為工業社會的過度階段，許多七十歲以上的受訪女性，在其青壯年時期都曾經歷這段轉型期，因此部分女性多有至台北或新竹附近工廠、公司工作的勞動經驗。

接著在女性的受教經驗、教育態度與家族印象方面，由於受訪女性的年齡大多介於七十歲至一百歲之間，當其達到就學年齡時，約為日治時期、日治末期至台灣光復初期，因此其就學常有因著當時戰亂頻繁、交通不便等因素，被迫中斷、延後入學，或是「沒讀到什麼書」之嘆。這種「沒讀到什麼書」的教育經驗，也讓一些受訪女性在教育子女的態度上，信心顯得低落，態度相對消極、被動。不過有更多的受訪女性表示，根本沒有時間教育小孩，只能向子女傳遞主要的做人價值，例如不打人、不偷竊，此外便任其隨性發展。不少口述資料卻也支持客家人是以透過大家族三四代同堂的生活經驗，以「身教重於言教」，邊做邊學，日常互動的耳濡目染等

教育方式，來傳遞家族歷史與生活知識。在說客語的態度上，有受訪女性認為，客語是祖傳的，當然不可忘，因此會利用日常對話中自然而然的互動，讓不會說客語的孫子女熟悉客語環境。關於家族長輩是否主動告知家族歷史一項，大部分的受訪女性對於家族歷史、家族譜系，並沒有表現太高的興趣。一方面她們認為這是男人的事，另一方面也因農事家務便已忙碌不堪，實也無暇理會。

相較而言，新埔陳家的詹明玉與頭份陳家的黃春枝，便顯得突出。針對兩人口述資料所進行的比較分析也顯示，兩人原生家族本身對於教育的重視，以及其自身所受教育相對較高較完整，可能影響兩人對於家庭教育、家族歷史方面的積極性與參與度。

關鍵字：客家、教育、人觀、女性

## 壹、 前言

針對客家「衣冠南渡」的大論述，本計劃並不以探問「是或否」作為回應策略，而是以兩個北台灣客家家族的知識傳承、教育養成、與特定人觀的延續與變遷，具體而微的探索客家社會性的形成過程及其與地域社會之間的互動關係。此一結合歷史學、人類學、社會學的研究取徑，實亦以特定的角度針對「衣冠南渡」的論述進行解釋—亦即在家庭教育、家族發展、社會網絡中之個人與群體行動裡，客家如何經由再現與傳承其所想像的儒家文明、漢文明、國家與地方文明，從而建構出具有客家社群特性的社會生活。

## 貳、 研究目的

本計畫第一年的研究重點，從一比較觀點出發，描述鳳山溪流域新埔陳朝綱與中港溪流域頭份陳春龍這兩個北台灣客家家族，在發展過程中所開創的經濟事業，與其經濟行動中所蘊含的知識體系。從中進而探討經濟與「知識」兩者之間相互的辯證與依存關係，及其對於家族發展的影響。本計畫的第二年，仍持續以此兩個北台灣客家家族為主要研究比較對象，並以比較歷史民族誌的研究方法，描述與探討此兩個客家家族在家庭、家族與地方社會這三種空間層次上所推動的教育理想與實際內涵，並進行兩個客家家族所建構之「知識」體系與「人觀」內涵的比較分析。立基在前兩年的研究發現上，本計畫第三年的研究與調查重點，將對於「知識」的探討，集中在「口說」（如女性對孩子的家戶內的家庭教與養、先生的口傳技術與經驗傳遞）及「文字」（如男性閱讀的書籍、私塾、書院、書房教育）兩套語言傳統的交錯，從而探討家族內不同成員，對於「知識」概念的不同認知方式，以及知識作為一種行動的資源，如何與經濟生活之間產生相互建構與辯證的關係。

## 參、 文獻探討

本計畫針對新埔陳家與頭份陳家現有所得之文字化資料，包括家譜、詩稿、集冊、淡新檔案、與研究文獻等，進行對比分析。藉此比較兩個家族在不同地域社會形成過程中，其所發展之知識體系與經濟策略的異同，而這又影響該家族在家庭、地方與國家等不同想像與空間層次上所扮演的角色。嚴勳業分析以向陽書院傳承儒家漢文教育著稱的頭份陳家，與以殖民統治為目的推行現代化國民教育的日人統治者之間，在教育體系與價值上的遭逢與衝突，說明理解當時不同教育體系在個體、

家族層次的接合、衝突與共存，以及陳家面對日本統治者的態度。嚴總結道，頭份陳家陳展鴻支系於日治期間受教育的子孫中，陳德秀之六子均受過日本公學校教育，長子陳毓琳與次子陳壁琳更受到中學校的職業教育。另於日治時期出生，於學齡就讀公學校的尚有陳運梁。但值得注意的是，雖然德秀的六個兒子均受日式現代化教育，但其中前五子也幾乎都於向陽書院修習漢文。這點似乎是受陳展鴻所影響。一九二九年，雖因日治當局政策改變，向陽書院停止招生，但展鴻公仍帶領諸孫日夜課習漢文（陳運造 2003：23）。另據簡美玲與劉塗中所述，一九三五年新竹廳選定家世清白、人丁健旺、道德標風、四代同堂的陳家參加中港溪大橋的落成啟新典禮，時年 70 歲的展鴻公、50 歲之德秀公、30 歲的毓琳公、8 歲之陳運梁四代人共同出席。當初陳展鴻由於排日心態一度拒絕，最後經地方仕紳勸說才答應參加（簡美玲、劉塗中 2009：18）。

由上述可知，陳展鴻在排日情結的驅使下，透過自行帶領諸孫日夜修習漢文的方式，以個人行動企圖在壓制漢學教育的大環境中，持續耕耘家族漢學傳承的種子與風氣。在這裡漢學傳統是以純粹的教育形式，作為一種反抗日式教育與日人統治的精神存在。

相對而言，在新埔陳家日治時期的家族發展中，排日情結雖有，但子孫中仍有人認為，接受日治教育是時勢所趨，接受漢學教育的人較難突破時代限制。「他（陳朝綱）堅決不准他的子孫念日語，一不准，就自閉。一自閉的話，那些人怎麼辦？就沒有念書，就念學堂，就學會抽鴉片。」（陳展東口述）「沒有受過日本教育的人幾乎都站不起來，受漢學教育的幾乎都不敢踏出去，比較保守，只有石祥公、壽生公有對外接觸……念漢學教育的沒有一個成功的，只有勇敢的接受日式教育，……」（陳光潮口述）這兩筆口述資料表現出新埔陳家隨順大時代變遷的彈性性格，以及他們對於漢學教育較不似頭份陳家以繼承者自居，而是將之視為一種是否因應時代所趨、是否有助於家族發展的知識工具。這種將漢學傳統視為一種知識工具的態度，清楚地呈現在上陳四家為何在三家之外，又另增具有漢學知識的一房。

「我是最大房。以前其實老實說…是三大房，有一房是買來的，所以加一房才是四兄弟。…因為以前土地很多，多子多孫。買的那房因為他漢學很

有成就，他讀漢學很有成就，因為我們陳家以前是要專門讀漢學的，他比我們三兄弟還更要有學歷呀，當時我們這裡有錢，需要有學歷高的來掌財產呀，所以要借重他的學歷。光田、山就一、兩百甲，以前土地很多表示很有錢，所以需要有學歷的人掌握財產，所以多買一個，… 大了才買來的，因為財產那麼多、有錢，就要有學問的一起管理。」(陳英明口述)

漢學知識在新埔陳家以經商為主的「創事業」性格，是作為一種經營家產與開創事業的輔助知識而存在的。

綜上所述，頭份陳家與新埔陳家的家族性格在主要特性上的差異外，同樣展現多系多元的共性。而在日治時期知識建構、漢學教育與其後子孫人觀的建構與事業的發展上，都有一定的差異性。儘管排日是兩家先祖共有的時代情結，但後代子孫卻在知識建構與漢學傳承上，展現極大的差異。頭份陳家祖先與漢學傳承者自居，在大時代的壓制下，仍以個人與家族力量，努力維繫漢學教育。而後代子孫的確也受此家族歷史影響，多有從事文教事業者。反觀新埔陳家，在日治時期的家族知識建構與受教育結構上，傾向於順應時代潮流，並認為接受日治教育可帶領家族發展，學習漢學教育則使人相對保守。這也影響後代子孫將漢學教育視為一種輔佐經濟活動的體系，因此有了上陳四家的產生。換句話說，兩個家族對於漢學知識都有標舉與重視的表現，但其傳承與應用的形式卻大為不同。

#### 肆、 研究架構與方法

本計畫第三年的執行主要朝三個方向發展。一是持續針對新埔陳家與頭份陳家現有所得之文字化資料，包括家譜、詩稿、集冊、淡新檔案、與研究文獻等，進行對比分析。藉此比較兩個家族在不同地域社會形成過程中，其所發展之知識體系與經濟策略的異同，而這又影響該家族在家庭、地方與國家等不同想像與空間層次上所扮演的角色。二是持續針對新埔陳家與頭份陳家，年齡介於五十至八十歲之間的男性與女性成員（包括婚入者）進行訪談，採集家族成員講述之家族記憶以及個人與家族之間的情感與生命經驗。藉此了解兩個家族在家族性格、知識體系與經濟發展的相互辯證與依存關係中，產生何種教育理念與人觀理想。這其中又反映出何種客家族群在文化傳承與社會延續策略的特殊性。三是特別針對兩個家族之中介於五十至八十歲的年長女性進行深入訪談，以期在以往以男性為主導的客家論述之外，帶出女性微觀的家族經驗與生命觀點。這也是本計畫第三年最主要的突破之處。訪談內容包括其小時的受教經驗、婚前對於該家族的想像、婚後的家戶角色扮演、教

育子女的理念與態度、習得該家族過往歷史的知識來源、家族人際網絡的經營與維持、個人與家族之間的情感與記憶等等。

本計畫第一年與第二年的執行成果，已針對兩個家族在不同地域社會與不同想像與空間層次上所扮演的角色，及其所發揮的影響力，有了初步的發現。頭份陳家較以儒家文化傳承者自居，其所創辦的「向陽書院」與福安堂堪輿館，在中港溪流域頭份一帶的地域社會，具有突出的時代意義與空間特色。其家族的經濟規模與資產流動雖不龐大，卻是細水長流、永續經營。但其家族影響力多僅限於家族與地方層次。反觀鳳山溪流域新埔陳家，雖也重視儒家漢學傳統，但更多了一份商人性格。其先祖陳朝綱更積極介入清廷管理與開發台灣的政策。因此鳳山溪新埔陳家的家族影響力，不僅有家庭、地方，更往上滲透至國家層次。其經濟規模與資產流動相當龐大，但家族命運卻也跌宕起伏、大起大落。這兩個家族的歷史發展與家族性格，在其後代子孫的口述中，皆得到進一步的印證。

但本計畫第三年的訪談資料卻也顯示，口說資料與文字資料之間所建構的家族歷史，具有一定的落差。尤其是女性對於家族歷史的掌握面相與男性相較，較偏重於家族人物於家戶領域內的發展，而非其在公共領域的豐功偉業。而不論是男性或女性的口說材料，都顯示與由特定家族成員所編輯的文字家族史（尤其是頭份陳家），在論述上偏重點不同，甚至有所衝突。此外本計畫第三年在訪談的部份，更著意增加女性家族成員的口述史收集，以期建立一種微觀的家族史。不過年長女性一方面與訪談者之間，有時因為語言隔閡，而多由其兒女代答，因此在訪談的深度上尚待突破；另一方面大部分的年長女性都表示，家務農事便使其忙碌不堪，因此根本無暇涉獵這種屬於「男人的事」的知識範疇。因此較難由現階段的口述資料中，重建另一種微觀的家族史。這些都是往後的研究可以延伸和深化之處。

總體而言，本計畫執行的方向，延續著結合人類學、歷史學、社會學等不同學科特長的取徑，在田野調查與文獻分析的對話基礎上，針對北台灣這兩個客家家族進行宏觀歷史的考察與微觀經驗的探索，以期回答客家族群在生存策略、家族發展與公共參與上所體現的特殊知識體系與人觀理想。

## 伍、 研究成果與發現

透過第三年計畫執行所得之田野訪談與文獻分析，可以發現，鳳山溪流域新埔陳朝綱家族與中港溪流域頭份陳春龍家族的後代子孫，不論是男性與女性（包括婚入的女性配偶）在知識、教育、人觀，以及家族的想像上，一方面展現共通性，例如對於漢學傳統的重視，另一方面卻也有著差異性，例如對於漢學傳統重視的程度與方式。本研究結果與討論將以下列主題依序分述這兩個在地域社會、國家政治與時代風氣的參與及形塑上，皆佔有不可或缺之角色的客家家族，所展現的共性與殊性。其中最重要的，是在以男性為主的論述傳統中，加入女性的口述資料。由此透過個體在觀點、位置、角色上呈現的多樣性，豐富客家論述以往多偏重以男性為主要詮釋角色所可能產生的侷限。

### 一、 家族性格與日治時期漢學知識的價值

新埔陳朝綱家族與頭份陳春龍家族之後代子孫皆經歷過日治時期的皇民化教育。面對同樣的殖民教育與時代衝擊，兩個家族的後代子孫在知識體系的建構與應對上，以及其後的經濟行動與職業選擇上，雖展現一定的共通性，例如對於漢學傳統的標舉與重視，與此同時，卻也產生極大的差異度，例如延續漢學傳統的形式，與家族成員參與漢學教育的積極程度。

如同第二年計畫執行所發現的，頭份陳家之後代子孫展現較多「守本業」的內向性格，相對而言，新埔陳家的後代子孫則呈現更多「創事業」的外向性格。<sup>88</sup>關於頭份陳家後代子孫所展現的「守本業」，從嚴勳業所整理與歸納的「頭份陳家勘輿學手稿家族史與知識：《頭份陳家福安堂勘輿學向陽書院詩存手稿》」一文，可得到進一步的印證。嚴以該書中一份附錄資料，證明頭份陳家對於漢學知識世代傳承的重視，例如設立書院。且其中一種傳承方式是以漢學中相當專業的知識—堪輿學作為形式。同時，其後代子孫中從事文教事業的人數比例相對甚高。

---

<sup>88</sup> 請參考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台灣客家族群的聚落、歷史與社會變遷：以鳳山、頭前、中港及後龍四溪流域為範圍之跨學科研究科技發展綱要計劃書」，「子計畫十二：知識、教育、人官及其變遷：兩個北台灣客家家族史研究，1800-1950」第二年成果報告書，頁3。

這份資料在親屬關係上以陳運棟作為基準點，將上自陳春龍開台祖一代，下至陳運棟之子輩的六代人於日治時期所受之最高學歷與就業領域，列了一個清楚的表格。請見下表：<sup>89</sup>

德秀公長子陳毓琳直系

姓名	日治期間教育與最高學歷	職業
毓琳公(F)(號肇光) (1906-1984)	向陽書院 頭份公學校(1920) 台灣總督府農林專門學校 本科農業科(1926)	國校校長 1939 開始栽培蝴蝶蘭，由 三子運創接手。
古菊妹(FW)		
陳運梁(Be) (1928-1972)	頭份公學校本科(1941)、 高等科(1943) 新竹工業學校化工科	纖維公司物料課職員
陳淑芳(BeD)	高雄師範學院國文系	國中教師
陳淑香(BeD)	臺灣師範大學地理系	高中教師
陳益康(BeS) (1959-)	聯合工專	任職大成中學
陳贊康(BeS) (1961-)	中正理工學院機械工程系	陸軍裝甲兵學校教官
陳運棟(Self) (1933-)	頭份國小(1946) 新竹師範學校普通師範科 文化大學民族與華僑研究	大成高中校長、國大代表

<sup>89</sup> 符號說明：F 為 father，父親，FW 為 father's wife，父親之妻，Be 為 older brother，兄，BeD 為 older brother's son，兄之子，BeD 為 older brother's daughter，兄之女，W 為 wife，妻，S 為 son，兒子，D 為 daughter，女兒，By 為 younger brother，弟，ByS 為 younger brother's son，弟之子，ByD 為 younger brother's daughter，弟之女，FZH，father's sister's husband，父親姊妹之夫，FBy 為 father's younger brother，父親之弟，FByW 為 father's younger brother's wife，父親之弟之妻，FByS 為 father's younger brother's son，FBySS 為 father's younger brother's grandson，父親之弟之孫，FBySD 為 father's younger brother's granddaughter，父親之弟之孫女。

	所碩士 (1985)	
黃春枝 (W)		
陳晟康 (S) (1960-)	高雄醫學院	眼科醫師
陳景康 (S) (1963-)	西雅圖華盛頓大學生化學 博士	教授
陳淑康 (D) (1965-)	俄亥俄州立大學環境科學 博士	
陳運創 (By) (1935-)	新竹師範學院	國小教師
陳靖康 (ByS) (1964-)	淡江工商學院	新竹商銀
陳智康 (ByS) (1965)	文化大學	國小教師
陳運造 (Be) (1943-)	中興大學農業教育系園藝 組	農委會研究員
陳得康 (BeS) (1968-)	臺灣師範大學生物研究所	高工教師
陳道康 (BeS) (1970-)	逢甲大學交通工程與管理 學系	長榮航空
黃運新 (Be) (1948-) 過繼妹婿 (FZH)	東吳大學會計學系	會計主任

德秀公次子陳壁琳支系

陳壁琳 (FBy) 號葆 光 (1908-1995)	頭份公學校 (1932) 台灣總督府台北第二師範 學校演習科	杏林製藥廠協理兼廠長
林戊妹 (FByW)		
陳運熨 (FByS)	省立台北商職	華僑銀行

(1932-)		
陳殷康 (FBySS)	留美企管碩士	科技公司
陳文姬 (FBySD)	留美生物化學博士	美國藥廠
陳文妃 (FBySD)	留美電腦碩士	
陳文姜 (FBySD)	台大農經系	電腦公司
陳文瑤 (FBySD)	留美電腦統計學碩士	文建會
陳運掌 (FByS)	海洋學院	台灣省政府漁業局技正
(1935-)		
陳文敏 (FBySD)	美國德州大學奧斯汀分校 碩士	亞醫醫學器材公司
陳文靖 (FBySD)	台大農化研究所碩士	生物技術開發中心
陳文雯 (FBySD)	美國佛羅里達大學臨床藥 學博士	美國約翰霍浦金斯醫學中 心臨床藥師

德秀公三子陳湘琳支系

陳湘琳 (FBy) 號學 光 (1911-1982)	頭份公學校 (隨展鴻公與德 秀公習漢學) 為苗栗社社員，漢學素養厚 (已收入《向陽書院詩文 集》 <sup>90</sup> )	務農
溫琬妹 (FByW) (1913-1989)		
陳運菽 (FByS) (1933-)		台肥新竹廠
陳運寧 (FByS) (1938)		中國人纖公司
陳運鈿 (FByS) (1952-1978)		
陳運堯 (FByS)		華隆公司

<sup>90</sup> 見陳運造，〈附錄：十四世來臺祖鳳速公派下十七世祖展鴻公一系〉，頁 31。

(1956)		
--------	--	--

德秀公四子陳錫琳支系

陳錫琳 (FBy) 號濟光 (1916-)	隨德秀公日課堪輿之學 頭份公學校 (1930)	繼承福安堂家業
陳運振 (FByS) (1939)	大成中學初級部	同父親於福安堂，為世所用

展鴻公五子陳崇琳支系

陳崇琳 (FBy) 號弼光 (1920)	向陽書院修習漢文，頭份公學校	頭份鎮農會分部主任
陳運泰 (FByS)		中油
陳運祚 (FByS)	清華大學工業工程研究所 碩士	華隆公司聚酯廠廠長
陳運隆 (FByS)	中華大學機械工程系畢業	國小教師
陳運捷 (FByS)	明新工專	旅遊業

德秀公滿(七)子陳獻琳支系

陳獻琳 (FBy) (1925-)	頭份公學校 新竹中學	國校教師
陳運開 (FByS)		華夏海灣塑膠公司
陳運達 (FByS)	東吳大學	台灣通運器材公司經理
陳運修 (FByS)	世界新聞專校畢業	經營向陽彩色沖印公司

整理自陳運造〈附錄：十四世來臺祖鳳速公派下十七世祖展鴻公一系〉<sup>91</sup>

從上表中可以發現，頭份陳家在各種以文字形式所呈現的物質性文本上，如手稿、詩稿、勸學、家譜上，明顯地標舉其家族書香世家的特色，以及漢學教育的重要性，並對從事文教事業的子孫之發展與經歷，多所著墨，相對地對於從事工商業者，描述較少。但我們也可發現，頭份陳家子孫在向陽書院接受儒家教育，隨著

<sup>91</sup> 本表僅列入德秀公之直系血親，故未將姻親、旁系血親列入。

陳展鴻、陳德秀學習漢學與其家族所專有之勘輿學知識，並繼承福安堂者，在記錄上可查見的僅有德秀公長子陳毓琳，德秀公三子陳湘琳，德秀公四子陳錫琳（隨德秀公日課堪輿之學，繼承福安堂）、陳錫琳之子陳運振，與展鴻公五子陳崇琳。這些都是展鴻公與德秀公直系第一代男性子孫。而在直系第一代子孫之後的陳家子孫，讀書專長與就業領域都趨向多元化，理科、工科、文科、商科、醫科等領域皆有。且自第六代後，亦有不少赴美留學者。

因此，頭份陳家雖主要展現「守本業」的家族性格，但也必須注意該書香世家的家族特性，實有家族中主要繼承漢學教育之直系子孫著力透過各種物質性文本形式所建構之形象。這也再次印證，本計劃第二年成果中所提出的，「我們假設一個家族的發展往往是多系多元，很難用單一的家族性格來含括整個家族」的理論觀點。<sup>92</sup>而此一理論觀點，也將在後續頭份陳家不同支系的男性子孫、女性子孫的口述資料中，得到進一步的印證（見下文）。

同樣地，新埔陳家雖說是以「創事業」的外向性格作為家族性的主要特徵，但其家族發展史亦呈現出多系多元的複雜面相。例如尤其新埔陳家又區分為上陳四房、下陳六房，兩性子孫對於家族的記憶與想像，以及其所從事的事業領域，同樣呈現多系多元的發展。舉例而言，新埔陳家祭祀公業的經營在相當程度上呈現其家族「守本業」的特性。在陳英明<sup>93</sup>的口述中，上陳四家公廳的修繕工程，便是透過上陳四房的樂捐，而非祭祀公業總體經費的支出來進行改建。由此可見上陳四房在情感上對於「守本業」—以祭祀公廳的物質性保存與整建作為表現形式—的重視。但同時，陳英明也呈述了新埔陳家「創事業」的外向發展性格。「現在大部分我們陳家，就我最老實才沒有走。一般大部分都向外發展，都去台北市…全台灣都有，基隆呀，台北、桃園都有，都向外發展。上陳屋都沒有人住了，都向外發展」。

另一個展現新埔陳家「守本業」性格的突出例子，則是陳晴美<sup>94</sup>口述其個人生命幾經劇變後，仍有一份對家族無法捨棄的情感。

<sup>92</sup> 第二年計畫成果報告書，頁9。

<sup>93</sup> 陳英明，民國23年生，77歲。新埔陳家祭祀公業13個管理委員之一。擔任管理委員已有50多年的時間。

<sup>94</sup> 陳晴美，民國49年生，50歲。父陳耀祖、母魏綢妹，未婚。

「這也是時代變遷的必然性，如果上一代就搬出去住，下一代本來就不住老家，那家族的凝聚力就變弱是必然的。但是我想對家的、祖先的懷念是都在的，只是有沒有化為行動；像我在銀行，當我升上經理、副理的時候，其實我第一個想到的就是很想回家來告慰祖先。不知道你們能不能理解？因為我是基督徒，所以沒有化作行動，但是對家裡的…會覺得我有今天是因為家裡的關係，無形的力量是在的。就是你會掛記著，但是有沒有化作行動又是另一回事，但是會牽引著…內心的一股凝聚力。」在新埔陳家女性子孫所敘述的家族意象中，家族並不只是建築、土地、祭祀、家譜等物質性的存在，更多的是一種飲水思源、慎終追遠等非物質性的情感源頭。

兩個家族在家族性格的展現上，除了在主要家族特性上相互迥異外，卻也共享著「多系多元」的相同性。而兩者對於日治時期教育的觀點、漢學知識的價值，以及漢學知識與經濟行動的相互輔佐上，在極為不同的對應表現之外，背後仍具有一定共享的認知體系。

嚴勳業透過上文中所提及的附錄資料「十四世來臺祖鳳速公派下十七世祖展鴻公一系」，分析以向陽書院傳承儒家漢文教育著稱的頭份陳家，與以殖民統治為目的推行現代化國民教育的日人統治者之間，在教育體系與價值上的遭逢與衝突，說明理解當時不同教育體系在個體、家族層次的接合、衝突與共存，以及陳家面對日本統治者的態度。嚴總結道，頭份陳家陳展鴻支系於日治期間受教育的子孫中，陳德秀之六子均受過日本公學校教育，長子陳毓琳與次子陳壁琳更受到中學校的職業教育。另於日治時期出生，於學齡就讀公學校的尚有陳運梁。但值得注意的是，雖然德秀的六個兒子均受日式現代化教育，但其中前五子也幾乎都於向陽書院修習漢文。這點似乎是受陳展鴻所影響。一九二九年，雖因日治當局政策改變，向陽書院停止招生，但展鴻公仍帶領諸孫日夜課習漢文（陳運造 2003：23）。另據簡美玲與劉塗中所述，一九三五年新竹廳選定家世清白、人丁健旺、道德標風、四代同堂的陳家參加中港溪大橋的落成啟新典禮，時年 70 歲的展鴻公、50 歲之德秀公、30 歲的毓琳公、8 歲之陳運梁四代人共同出席。當初陳展鴻由於排日心態一度拒絕，最後經地方仕紳勸說才答應參加（簡美玲、劉塗中 2009：18）。

由上述可知，陳展鴻在排日情結的驅使下，透過自行帶領諸孫日夜修習漢文的

方式，以個人行動企圖在壓制漢學教育的大環境中，持續耕耘家族漢學傳承的種子與風氣。在這裡漢學傳統是以純粹的教育形式，作為一種反抗日式教育與日人統治的精神存在。

相對而言，在新埔陳家日治時期的家族發展中，排日情結雖有，但子孫中仍有人認為，接受日治教育是時勢所趨，接受漢學教育的人較難突破時代限制。

「他（陳朝綱）堅決不准他的子孫念日語，一不准，就自閉。一自閉的話，那些人怎麼辦？就沒有念書，就念學堂，就學會抽鴉片。」（陳展東口述）「沒有受過日本教育的人幾乎都站不起來，受漢學教育的幾乎都不敢踏出去，比較保守，只有石祥公、壽生公有對外交觸。……念漢學教育的沒有一個成功的，只有勇敢的接受日式教育，……」（陳光潮口述）

這兩筆口述資料表現出新埔陳家隨順大時代變遷的彈性性格，以及他們對於漢學教育較不似頭份陳家以繼承者自居，而是將之視為一種是否因應時代所趨、是否有助於家族發展的知識工具。這種將漢學傳統視為一種知識工具的態度，清楚地呈現在上陳四家為何在三家之外，又另增具有漢學知識的一房。

「我是最大房。以前其實老實說…是三大房，有一房是買來的，所以加一房才是四兄弟。…因為以前土地很多，多子多孫。買的那房因為他漢學很有成就，他讀漢學很有成就，因為我們陳家以前是要專門讀漢學的，他比我們三兄弟還更要有學歷呀，當時我們這裡有錢，需要有學歷高的來掌財產呀，所以要借重他的學歷。光田、山就一、兩百甲，以前土地很多表示很有錢，所以需要有人掌握財產，所以多買一個，…大了才買來的，因為財產那麼多、有錢，就要有學問的一起管理。」（陳英明口述）

漢學知識在新埔陳家以經商為主的「創事業」性格，是作為一種經營家產與開創事業的輔助知識而存在的。

綜上所述，頭份陳家與新埔陳家的家族性格在主要特性上的差異外，同樣展現多系多元的共性。而在日治時期知識建構、漢學教育與其後子孫人觀的建構與事業的發展上，都有一定的差異性。儘管排日是兩家先祖共有的時代情結，但後代子孫卻在知識建構與漢學傳承上，展現極大的差異。頭份陳家祖先與漢學傳承者自居，在大時代的壓制下，仍以個人與家族力量，努力維繫漢學教育。而後代子孫的確也受此家族歷史影響，多有從事文教事業者。反觀新埔陳家，在日治時期的家族知識

建構與受教育結構上，傾向於順應時代潮流，並認為接受日治教育可帶領家族發展，學習漢學教育則使人相對保守。這也影響後代子孫將漢學教育視為一種輔佐經濟活動的體系，因此有了上陳四家的產生。換句話說，兩個家族對於漢學知識都有標舉與重視的表現，但其傳承與應用的形式卻大為不同。

## 二、不同時代下女性的家戶生活與生命經驗

本計畫除了關注北台灣兩個客家家族，從日治時期到戰後民國，從農業社會轉型到工業社會的大時代脈絡中，所展現的家族性格，以及家族知識、教育與人觀的建構過程與相互之間的辯證關係外，自第二年起，更戮力於收集兩個家族年長女性的口述生命史，期許在客家論述以往以男性為主導的聲音外，加入女性微觀的身體與生命經驗。本計畫針對頭份陳家與新埔陳家的年長女性，儘量選擇橫跨不同年齡階層的世代進行訪談。其中有年齡 70 至 100 歲之間，曾經歷過二次大戰、日治時期，再到台灣從農業社會轉型至工業社會的女性，另外也有戰後出生，年齡約 50 歲左右，接受過自小學至大學或專科的完整教育，曾經為職業婦女的女性作為訪談對象。本計劃口述訪談的焦點集中在，女性受教育的過程，家戶分工的角色（尤其是婚入女性）、對於家族歷史的記憶來源、以及想像家族的媒介與形式。訪談所得內容反映出當時的客家女性如何在一個動亂的年代，以其踏實勤奮的家庭觀、婚姻觀與人生觀，因應社會快速的變遷，在身教與家教的雙重渠道中，延續饒富客家社會與生命特性的家族知識、教育與人觀理想。

### （一）女性家戶內外的勞動經驗與家族互動

本計畫針對新埔陳家與頭份陳家所訪談的女性，大多為自外婚入的女性，僅有兩位為新埔陳家與頭份陳家系出的女性（新埔陳晴美[1960 年生，未婚]、頭份陳真英[1939 年生，嫁出]）。婚入的女性在婚前與婚後的家戶勞動領域，除了增加婚後生活侍奉公婆、生養孩子、照顧丈夫未成家的兄弟姊妹的勞動任務外，部分女性的勞動經驗仍具有一定的同質性與延續性，例如耕種山田、畜養家畜、協助家務等。但有些女性的經驗則是不再從事耕種、畜養，而完全轉換投入到婚後生活的家務勞動中。其中值得特別注意的是，西元一九五九至一九七三年為台灣由農業轉為工業

社會的過度階段，許多七十歲以上的受訪女性，在其青壯年時期都曾經歷這段轉型期，因此部分女性多有至台北或新竹附近工廠、公司工作的勞動經驗。<sup>95</sup>

現年 87 歲的呂秀英<sup>96</sup>，在其第五個女兒陳貴姬的陪伴下接受訪問時，由陳貴姬代為說明呂秀英婚前與婚後的勞動經驗。呂秀英為長媳，因此各種家務勞動的重責大任多落在她的身上。在陳貴姬的回憶中，身為長媳的媽媽工作量很大，而姑姑們則不需打理任何家務。

呂政冠<sup>97</sup>：那就是媽媽剛嫁來的時候，有跟公公婆婆一起住嗎？

陳貴姬：有~~。

呂政冠：是住在這邊？

陳貴姬：NO！早期是住在五分埔的時候，而且是服侍老人家啊，家裡的大小大小都要。山上啊，有園啊有田啊，什麼都要。<sup>98</sup>

陳貴姬：我記得我媽媽的話就是很吃苦，因為上面有公公婆婆，公婆的上面還有阿太，而且以前都是很傳統的，所以做媳婦都是要戰戰兢兢的，她是唯一的媳婦。

潘怡潔<sup>99</sup>：沒有其它媳婦？

陳貴姬：沒有。

呂政冠：就是定國爺爺是獨子？

陳貴姬：有姑姑，我知道只要是媳婦過門，姑姑是不打理事情的。所以我媽媽那個時候是很辛苦的，照顧小孩，還田啊園啊一堆。那個時候我爸爸就開始畫稿子了，我媽媽也要去幫忙，所以她要做的事情非常多，很辛苦，很能幹。我覺得以前的婦女就是很吃苦。

現年 70 歲，頭份陳家的何月英<sup>100</sup>，則描述到其婚前採茶、至台北士林工廠工作，再到婚後家戶勞動領域之延續與變化。結婚前她幫忙家裡種田、採茶，19 歲時在媽媽的媒介下，曾隻身一人以每天通勤的方式至台北士林新光紡織廠工作。婚後除了繼續幫忙農事外，還須照顧小孩。而為了貼補家用，蓋更好的房子，她等小孩大了之後，在農忙、家務勞動之餘，曾利用晚上六點至九點的時間，至家裡附近的大埔

<sup>95</sup> 台灣由農業轉為工業社會的時期約為西元 1959-1973 年。參考 <http://zh.wikipedia.org/zh/台灣經濟史>。

<sup>96</sup> 呂秀英（1923-，87 歲）。新埔陳家，系譜位置為超學至昌旺，至慶雲，至道中，至秀統，再至長子陳定國，為陳定國之妻。第 24 世）。訪談日期為 2009 年 9 月 7 日，訪談地點為新埔呂秀英家中。

<sup>97</sup> 呂政冠為本計畫研究助理之一。

<sup>98</sup> 底線為筆者所加，以下皆同。

<sup>99</sup> 潘怡潔為本計畫研究助理之一。

<sup>100</sup> 夫陳渭琳。訪談日期 2009 年 12 月 10 日，訪談地點為頭份陳渭琳家中。

紡織廠打工。

「以前種茶採來賣阿，很難採喔，這個，現在是用剪的。…嘿啊，用手採的，那很辛苦，像現在那樣天氣喔，曬得要命，曾看過嗎？那 19 歲才去台北做啊…紡織廠。喔，以前是啊，我媽媽聽到人說誰去做誰去做啊，就回來問我要不要去，我說好啊。…就去那個士林，台北士林新光紡織廠做。(笑)以前自己去啊，不曾出門的人喔，自己去自己回來。(結婚之後)也種田啊，我也種田啊，我先生上班啊，我要看小朋友嘛。看三個小朋友，沒有人看啊，看大了，我才去點大埔那邊有工廠，才去找一個工廠做。…是啊，我以前是(笑)環境沒有那麼好啊，看人家蓋房子啊，自己也要去打工啊，我先生一個人做划不來耶，他下班我就晚上六點到九點，那點到有一個紡織廠也是修補的。(笑)以前是別人不要耶，做臨時工跟那個小朋友，像你們讀書去打工的。」(何月英口述)

現年 80 歲，新埔的余秀妹<sup>101</sup>接受訪談時，則談到婚前需幫忙家中種田、種茶，但婚後則不再從事農務，而是出外打工、照顧孩子與打理家務。而讓她最為感念的是，在她小孩出生後，當時仍健在的丈夫阿嬤，還會在她出外工作與從事家戶勞動時，照顧她的孩子。

呂政冠：妳後頭厝的爸爸媽媽是在做什麼工作？

余秀妹：做田的。

呂政冠：採茶這樣嗎？

余秀妹：自己的土地喔，啊就做一些田啦，一些山啦，茶啦。都自己吃而已。

呂政冠：那阿嬤妳嫁過來時，也是在做這些工作嗎？

妹：在家是喔。但結婚後我就沒做這些工作。有孩子我就帶孩子，我先生

，吃頭路。煮飯啦，洗衣服啦，女人家的工作一定的。買菜啦。帶小孩子啦。這樣而已。

余秀妹：很大的家族是這樣子的，一房一房的。不是說一整房，而是一房一房的。那個時候喔，老阿嬤還在，那時候老阿嬤八十多歲。我先生的阿嬤還在。…她還會幫我背小孩呢，那時我去工作啊。她八十幾歲，我現在也八十幾歲了，她八十四、三的那時。我現在記憶不好了。我回來時，我洗衣服，煮飯，她還會幫我背小孩子。會幫我顧小孩子。

現年 79 歲，新埔陳家的劉鳳英，在受訪時提及自己在年輕時主要從事的是縫紉工作，例如做衣服、做洋娃娃。她也曾經到遠東工廠工作過，但後來因為婆婆假裝

<sup>101</sup> 余秀妹 (1930-，80 歲)。新埔陳家，系譜位置為超學至昌旺，至坤順，至章化，再至次子陳國豪。為陳國豪之妻。第 23 世)。訪問日期為 2009 年 9 月 6 日，訪談地點為新埔余秀妹家中。

生病，暗示著不希望她出外工作而作罷。之後她便專心於農事和家務，種田、種茶、種橘子、帶孩子、侍奉婆婆。她的丈夫是老大，她當時是家中唯一的媳婦，而其婆婆又是寡母，因此訪談時回憶起婚後辛勞的家戶勞動生活，她經常用自己是「勞碌命」來形容，並說她「我沒有敵人啦，只有我婆婆而已」，可見身為唯一媳婦的艱辛。（訪談時有陳晴美在場）<sup>102</sup>

陳貞宇<sup>103</sup>：請問阿嬤妳以前年輕有到外面去工作過嗎？

劉鳳英：我以前跟人家做衣服。

陳貞宇：所以以前有做過衣服？

劉鳳英：甚麼都做。做衣服、做洋娃娃，做好多事情，還有遠東工廠我也去做過。不過婆婆不給我去做。

陳貞宇：所以後來沒做了嗎？

劉鳳英：我有去做呀。但是婆婆假裝生病啦，所以我不能去做呀。她每天早上都好早起來，有一天就沒有起來。我的先生說，老人家這樣子說，就不要去做了。

陳貞宇：那個時候家裡還有別的媳婦嗎？

劉鳳英：沒有，只有我一個。

陳晴美：她先生是老大，大兒子。

劉鳳英：勞碌命阿，我做好多事情喔。

宇：有種田嗎？

劉鳳英：有，有田、茶園、橘子園。我先生去上班，我就什麼都做，好辛苦呀。

陳貞宇：妳剛剛說妳的婆婆裝病，所以妳就沒去上班嗎？為什麼她要裝病？

劉鳳英：她假生病，因為她不想我去工作，要顧家裡。以前好多人去做衣服，半夜才回來，感覺好辛苦。

劉亮佑<sup>104</sup>：那婆婆對妳好嗎？

劉鳳英：以前不好啦，但分開來以後就好了。

陳晴美：同一個屋簷下就糾紛多，分家來以後就沒衝突了。

劉鳳英：我沒有敵人啦，只有我婆婆而已啦（以客語表示）。

陳晴美：她婆婆是寡母，寡母本來就比較難處。

相較而言，自同樣是新埔鎮上的大家族「詹」家嫁入陳家，現年 73 歲的詹明玉，婚前婚後都沒有出外工作的經驗。婚後以家管為主，並以做冰棒、做冰塊、做麵包營生。如今兒子大了，經濟上獨立了，她也早卸下工作重擔，享受清福。

呂靜怡<sup>105</sup>：所以陳媽媽妳沒有在外面工作？妳就是受完教育後，幾歲嫁給

<sup>102</sup> 訪談地點為新埔陳晴美家。

<sup>103</sup> 陳貞宇為本計畫研究助理之一。

<sup>104</sup> 劉亮佑為本計畫研究助理之一。

<sup>105</sup> 呂靜怡為本計畫研究助理之一。

陳先生？

詹明玉：我沒有工作，就一直當家管。

呂靜怡：在家裡面幫忙管理。很年輕就結婚了嗎？大概幾歲？

詹明玉：20 歲。

蕭禕涵<sup>106</sup>：做什麼樣的工作？

詹明玉：以前做冰棒、做冰塊，然後我還做麵包。

蕭禕涵：現在呢？

詹明玉：現在收起來了，兒子大了，會賺錢了。

蕭禕涵：享清福了。

呂靜怡：那在娘家的時候也沒有？

詹明玉：沒有。

現年 71 歲，頭份陳家陳玉琳之妻<sup>107</sup>，在夫妻共同接受的訪談中，則特別提及由於當時處於台灣從農業轉型至工業社會的時期，因此婚後的勞動生活，在帶孩子、農忙外，還要出外上班，可以說是日夜忙碌，分外辛苦。而其長輩對於農事、家務的要求相當嚴格，會主動指揮安排他們的工作時程。此外，身為長子長媳的陳玉琳夫婦，承擔了大部分的家務勞動任務，除了侍奉公婆外，更須照顧家族中尚未成年出嫁的兄弟姊妹。（訪談當時還有陳運昌在場）

陳玉琳：以前我這代人比較辛苦，要種田，又要上班

潘怡潔：要帶小孩

陳玉琳妻：對，要帶小孩

陳玉琳：…，晚上做工廠，白天跟老爸老媽去割稻種田，拔草收草，不像現在用機器割草。

陳玉琳：現在用機器做，以前是用人工的

陳運昌：他說這一代啊，是非常非常辛苦，剛好遇到農業社會轉工業社會，那麼工業社會來的時候，他們還是白天去上班。

潘怡潔：白天種田，晚上上班。

陳運昌：下班以後要耕田。

陳玉琳：白天做農業，晚上就到工廠裡去做工廠的事。

陳運昌：有兩班制的工廠，白天制和晚上制。

陳玉琳妻：12 點下班，白天就做我們家裡的事。

陳玉琳：回來再做家裡的事，以前我們這裡還有種洋菇之類的，結果我們天天，不是天天喔，每上午做什麼下午做什麼，明天上午做什麼下午做什麼，沒有像現在這樣。

陳玉琳妻：結果以前老人家要做什麼，我們就要跟他做，如果沒有做會罵人喔，一起去工作喔，差不多 11 點回來煮飯喔，他馬上一下子就回來了，

<sup>106</sup> 蕭禕涵為本計畫研究助理之一。

<sup>107</sup> 訪談時間 2009 年 10 月 24 日，訪談地點為陳玉琳夫婦頭份家中。

一回來就要吃飯…。那個田裡種一大堆蕃薯阿，你早晨吃飽要去除草，11點又回來煮飯給老人家吃，沒有煮快點喔，老人家回來了，沒有吃會罵人。以前的人喔，以前的人喔，不是像現在的人馬馬虎虎可以吃就好了。

陳運昌：以前的老人家，以前的媳婦就要聽婆婆的，絕對的命令不能反抗，他叫你做什麼你就做什麼啊，這是第一點，第二點呢，錢好比出去給人家作工有錢啊，錢通通他收走了，媳婦一毛錢都沒有。

陳玉琳：種田啊、除草啊，割稻啊，要一起作。

陳運昌：第三個嘛，嚴到什麼地步呢，好比說他拖豬的大糞阿，什麼大糞阿，去澆蕃薯，假如沒有澆到蕃薯葉、蕃薯根底下，他都會罵，他也會去檢查的。

陳玉琳妻：公公出去，我煮，有做什麼喔，老二、老三通通回來，還有女的，那常常就是我煮，我三餐也是煮給老人家吃，就這樣啊。

陳運昌：大媳婦大兒子，大媳婦要挑起所有的事情來，不但侍奉公婆，還要侍奉這個弟弟妹妹。

頭份陳政雄之妻，現年 72 歲，與陳玉琳之妻同樣身為長媳，因此同樣承擔了主要的家務勞動。侍奉公婆、帶小孩、煮飯、打掃、種田、餵豬、採蕃薯葉、挑秧苗等，都是她的家務勞動項目。但當陳玉琳之妻還須出外至工廠打工，並將所得全數交給婆婆外，陳政雄之妻的婆婆卻不准媳婦到工廠做工，而要求她全心投入家務勞動。陳政雄之妻在婚前便在家裡耕田，婚後則除了農事外，還承擔了這許多家務，因此在其言談中不斷以「以前真的很可憐」來評論那段時期的生活。（訪談當時還有陳運昌在場）

陳政雄妻：過去那個生小孩子喔，也是沒有請人，以前沒有可以請，媳婦嫁到這邊來喔，沒有請，不行去做啦，要種田啦，餵豬啦，豬阿，要去採那個蕃薯葉阿，要餵豬阿，沒有給你去工廠做。

潘怡潔：是婆婆要在家裡？

陳政雄妻：就是要在家裡工作阿，沒有給你去工廠做啦！

陳運昌：不允許你亂跑啦，要在家裡服務啦！

潘怡潔：要帶小孩。

陳政雄妻：要帶小孩啦！

陳運昌：要侍奉公婆、要帶小孩、要做家裡的事情。

潘怡潔：那你們以前住在那裡都是誰煮飯啊？一起住的時候。

陳政雄妻：一起住的時候就我們煮啊！

潘怡潔：嗯，輪流嗎？

陳政雄妻：沒有。

陳運昌：他是長子，長媳。

陳政雄妻：就是要去採那個豬吃的喔，要去採，插秧的時候就去挑那個，挑那個秧苗。

陳政雄：以前要耕田，還要上班，我們上去那個工廠啊，上班，很辛苦呢！

陳政雄妻：以前真的很可憐，真的，就這幾年比較好。

陳政雄：還要耕田。

陳政雄妻：還要帶小孩子，我們生六個小孩。

陳政雄妻：以前的人很可憐啦，現在比較舒服啦，真的很可憐，嫁到這邊實在是…。就是啊，我們 20 幾歲才嫁來啊，嫁來就要端那個公公婆婆的飯碗，就要做什麼，早上起來後，洗衣服，洗好就要去掃地，掃好就要去菜園，菜園種菜，就要夾菜…。

陳政雄：養豬。

陳政雄妻：養豬，要給牠吃啦，妳看這個手，…。

陳政雄：以前要這樣

陳政雄妻：真的好厲害，以前是真的很可憐啦

潘怡潔：那以前妳還沒嫁來的時候在家裡呢？

陳政雄妻：我在家裡是有那個…。

陳運昌：耕山。

陳政雄妻：那是要去採那個茶，採茶、種甘蔗，種那個西瓜，以前我做女孩子啊，就種西瓜，什麼都種啦，茶，早上那個要種甘藷的時候，…就很多，我們家六甲地、山啊，就整天也是，就嫁來這邊也是一樣，又那個可憐…。

相較於上述女性而言，頭份陳家黃春枝<sup>108</sup>（現年約 70 多歲）則因受教程度較高，其受教內容具有一定的專業性，因此在婚後仍在其生父所開設製作麻繩的公司裡擔任會計，前後做了二十年整。因此在家戶勞動的參與上，只能在週末有休假時，量力而為的參與。平常則多由能幹的婆婆擔負重任，例如在菜園種菜。嫂嫂們則負責煮飯，小姑們則洗衣服、挑水、打掃等。黃春枝也在一股愛家精神的推動下，將工作所得的薪水，加上丈夫的部份薪水，主動的全數交給婆婆。雖然訪談時曾自嘲地說，現在想起來「當時真笨」，但在言談之中卻也相當自豪於自己在無人教導的狀況下，能夠自發地以這樣的方式孝順婆家長輩。簡言之，黃春枝婆家家人間在家務勞動上多能相互支持協助。

黃春枝：那我就是畢業以後，到生父家去幫忙，我在台北商業學校畢業以後，就這樣子弄弄弄，他們就我什麼也不懂，就是拼命工作、拼命工作，就跟生父作，就等於自己的事業啊，…就這樣子，那我當然擔任他的會計啊，…我哥哥也會作，我也作，然後就我爸爸是董事長，那我就是會計兼工友也作，什麼什麼苦工也作，什麼我都作。所以我就說，你要不要作，我做了，我也沒有分彼此，啊我要作辦公室，當然你作辦公室你要作，我們那時候作的是麻繩啊。對，所以那時候很粗重，所以就說我就完全投入

<sup>108</sup> 夫陳運棟。訪談日期 2009 年 9 月 8 日，訪談地點於頭份陳運棟夫婦家。

在那邊。喔，就這樣子，嫁到陳家後還是回去做，就是這樣做，我總共做了差不多 20 年，20 年整。

潘怡潔：所以生了小孩後還是繼續？

黃春枝：還是繼續。

黃春枝：就是嫂嫂、媽媽、姑姑。…那個姑姑她很任勞任怨，她讀到以前的初中，以前只有初中。跟我們一樣也是大成，她大成第五屆，我大成第四屆。她跟媽媽還有我嫂嫂，嫂嫂就是煮三餐，像菜園那些就是婆婆，還有姑姑就是洗衣服，以前要挑水，要到一個大井裡面挑水進來，沒有自來水，也沒有自己的什麼地下水，什麼抽起來的沒有，就是有一口井，全伙房的人都去用那口，都要去挑阿，弄到你們自己的水缸裡面，就這樣子。

所以那些工作幾乎都是姑姑在作，洗衣服就姑姑，爸爸也會幫忙掃地，偶爾掃地，媽媽就整理雞鴨鵝豬，還有菜園，種番薯、種芋頭、種菜什麼、種蘿蔔，三餐吃的青菜。哪有像現在的人，菜籃子挑著去買菜的？都是自己種的，像那個芥菜自己做的那個鹹菜，福菜，我媽媽一種都三百棵、五百棵，才不是說十棵八棵二十棵的，她很會做。

那像那種工作，如果我有休，我就去幫幫忙。也是因為這樣，我對那些不會說完全不懂，但是就沒有像媽媽整天就在那邊作，這樣我也受不了，就是好玩好玩。那差不多十一點左右就進來了，那媽媽還在繼續作。

所以家裡的工作有休息，我們以前工作，一個月只有休息兩天，沒有像現在，什麼禮拜六禮拜天。休息兩天，我們有幾個女職員，我是作會計，因為我讀的是商校，那女職員要輪流值星，我們叫值星就是禮拜天的工廠還是要有人坐鎮，有電話會過來，或是有偶發事件，工廠是沒有運作，但是辦公室還是要有人，所以我們是一個月只有兩次，因為每個月要值星，就等於上班。所以家裡的工作，我就是有碰到禮拜天，我沒有去的時候，我會幫忙。

黃春枝：所以那時候我薪水一包，我記得我民國 48 年 5 月的時候，我那個薪水是六百六。六百六，我整包交給我媽媽，說，媽這是我工廠裡面的薪水，她就很高興。後來她就送回一百六給我，媽媽就說，這一百六喔，妳拿去做「所費」(台語)。

潘怡潔：零用錢。

黃春枝：對，就是零用金嘛，我毫無怨言，我認為說，妳既然嫁到這邊，妳這個錢妳父母是非常需要的，妳不管他怎麼用，也不管其他的人有沒有拿，或是小叔啊，小姑啊，或是哥哥、嫂嫂，妳就這樣做就對了。所以我兩個就拿一千二，我現在想起來，有時候會想說，唉呦，我那時候怎麼會那麼笨啊！

黃春枝：你媳婦的錢拿出去，我後來有問，沒有人耶！

陳運棟：當時兒子拿去給母親。

黃春枝：都是兒子，很好啦！那媳婦的錢也要拿出去，所以我認為說，我這一點是做到了，我做到我才敢講，我說，耶，很奇怪喔，我又沒有人教

我，我那個後母沒有教我，我爸爸也沒有，我的嫂嫂通通沒有，他也沒有要我拿出去，我生父那邊、養父那邊都沒有人教我，我不知道什麼力量，就是一股愛這個家的精神。

頭份陳家系下嫁出的受訪女性，現年 71 歲的陳真英不克接受親訪，但在電話訪問中表示，以前自己小時候常常主動跟著媽媽、姊姊一起從事農事、家務，高中時還曾被幫忙他家耕種的佃農認出，她是不是就是當年那個常跟在母親身後一起做工的小女孩。而與姊姊一起掌廚的經驗至今回憶起來仍是相當有趣的往事。這些農務家務經驗在她嫁至夫家後都派上用場。她也笑著感慨，到了她兒子這一代，便都缺乏務農的能力。

「以前畢竟是個男主外女主內的時代，女生大部分都留在家裡面幫忙。小時候她也就是這樣，反正老人家說什麼就做什麼。但是也沒有強迫子女一定要做什麼或者朝什麼職業發展，一直都是看小孩自己。以前大概國小三四年級就是幫著媽媽撿拾柴火、甘蔗葉來燒。像一些農耕的工作，也是父親指派了，小孩子自己跟著去造橋的田那邊跟著佃農學一些技巧。… 自己以前就都常常跟在母親身後，去挑柴做農務，記得上了高中後，有次在街上遇到以前家裡的佃農，還問她是不是當年那位常跟在母親後面的小女孩，進而感嘆時間過得很快。以前自己都會主動跟著母親做事，像廚房的工作也是自己會幫忙做，小時候甚至是讀小學的姐姐掌廚，她幫忙燒柴火，她笑著說有句諺語很適合形容她們兩個的狀況—「狐狸燒火貓炒菜」，很有趣。… 還有以前要做粿也要自己磨米，她常常就跟著幫忙嫂嫂和母親一起磨石磨，曬稻穀也是。總之看哪邊缺人手就自己下去幫忙準沒錯。她現在也會種一些田，夫家這邊之前須要人手幫忙整田地，但自己的兒子根本就沒辦法，她笑著說，現在的年輕人都不行啦，像他兒子光是挑扁擔位子都放錯，哪可能做得來。」

新埔陳家系下並未步入婚姻的女性子孫陳晴美，現年 50 歲，由於上面有三個姊姊、兩個哥哥，下面還有一個妹妹，因此家事勞動較輪不到她。但她會幫忙做些簡單的清潔工作，並認為這樣的訓練很好。同時她也回憶起小時候大家庭公共空間的清掃工作是由各房輪流負責，由於房數眾多，很久才會輪到他們這一房。大家族的公共事務也透過各房輪流的方式進行，像是她的媽媽和其他嫂嫂之間在煮食工作上按月輪流，而還未輪到的婦女則負責菜園或其他的工作。透過陳晴美的言談可以描繪出新埔陳家這一個大家族在日常家戶勞動分工上的概況。

「因為陳家那麼多人，所以我們家大概只佔了兩間而已，兩間，另外有一間是廚房，那廚房是獨立出來的，就是兩個房間，也還好，比較不會輪到我，因為我上面有三個姊姊，兩個哥哥，所以家事比較不會輪到我。…

我下面還有一個妹妹，對，所以比較輪不到我。但也做啦，也有做，就是家裡的清潔工作嚕。可是我覺得那樣的訓練也蠻好的。因為像以前是這樣子，比如說客廳，主要的客廳跟中間的那個院子，它是跟現在一樣，以前有輪流的，輪流是這一房、那一房負責打掃這樣子，所以也好久才會輪到我們家掃。所以大部分…其他部分都是自己家裡面的事情，是還好，這一部分是還好。…（媽媽與其妯娌之間在煮飯方面的分工）有輪，輪著做，是…我忘了他們是輪一個月還是一個禮拜，應該是一個月，因為以前的觀念沒有一個禮拜的觀念，以前大概都是一個月一個月。那沒有輪到的人大概就要做事了，做其他的家事，比如說要種菜啦，什麼之類，婦女大概都這樣子。」<sup>109</sup>

透過耙梳上述頭份陳家與新埔陳家受訪女性從小到大，以及婚前到婚後的家戶勞動經驗，可以發現，現年七十歲以上的女性，小時多有頻繁參與農事、家務的勞動經驗，而這樣的經驗在其婚後生活都派上用場。與此同時，婚後勞動的領域更在耕田、種茶、種菜、種水果的範疇外，增加了侍奉公婆、照顧孩子、甚至是侍奉夫家尚未成家的兄弟姊妹。其中身為長媳的女性，通常需要承擔家中主要的家戶勞動工作。因此不少身為長媳的受訪女性，都用自己是「勞碌命」，或是「以前的生活真的很可憐」這樣的形容評論自己過往的家戶生活。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其中大部份的受訪女性都曾有在婚前至台北或新竹附近的工廠、公司工作的經驗。例如頭份陳家何月英自 19 歲起，便隻身一人至台北士林紡織廠工作，婚後等到小孩子長大後，為貼補家用，仍到離家較近的大埔紡織廠打工。新埔陳家劉鳳英年輕時從事縫紉工作，也曾至遠東工廠工作過，婚後因婆婆不准，因此不再出外打工，而轉以在家幫人做衣服、做娃娃賺取生活費用。頭份陳玉琳夫妻在婚後，兩人都有白天在家忙農事、晚上在外做工廠（或是白天在外做工廠，晚上在家忙農事，需看工廠如何輪班）的勞動經驗。而當時家中長輩家教嚴格，媳婦在外賺取的錢需要全數交給婆婆。而頭份陳家黃春枝自婚前至婚後一直在住家隔壁里的生父公司裡擔任會計，夫家並未要求她繳交所賺的薪水，黃春枝自身在一股愛家精神的引導下，主動將薪水全數交給婆婆分配應用。

相較於婚入女性，頭份陳家系下出嫁的受訪女性陳真英，在回憶起小時在家勞動的經驗時，更多充滿一種念舊情懷。對照自身兒子的不諳農務，她認為小時在家

---

<sup>109</sup> 括弧內的文字為筆者所加。

的訓練對於她在夫家幫忙農事時，相當有用。新埔陳家系下在六零年代初期出生，現年僅 50 歲的女性子孫陳晴美，由於出生於不同的時代與社會背景，加上家中上有許多哥哥姊姊可以協助家務，因此小時並未有頻繁參與農事家務的經驗。但她認為當時大家族各房輪流清掃公共空間，以及自家的打掃經驗，是對於小孩人格成長的一個很好訓練。

簡言之，年齡七十歲以上的受訪客家女性，其自小在原生家庭中從事農忙家事方面的實務經驗，是她們獲取生活技能與處事知識的重要渠道。這個實務經驗讓她們在婚後大家族的生活裡，足以承擔種種農事家務的要求。其中身為長媳的女性雖以「可憐」、「勞碌命」形容當時的家戶勞動經驗，但仍可聽出在其述說背後那份「以家族為重」、「以長輩為先」的人觀價值。不可諱言地，受訪女性中頭份陳家的黃春枝因受教程度較高，且在家族成員所開設的公司裡有著一份長期穩定的工作，因而在其婚前自婚後的生活裡，皆未承擔過於繁重的家戶勞動任務。可見受教程度的高低與其就業成就，可能是影響兩個陳家婚入女性參與家戶勞動程度的因素。另外一個特例則是六零年代初期出生，現年為五十歲的新埔陳家系下子孫陳晴美，因著自家人口眾多，且各房輪流承擔公共家務，因此自小也未有頻繁參與家戶勞動的經驗。但在其回憶中，大家族的分工合作，以及讓子女身體力行的家教，也對其往後的職涯生活與待人處事產生深遠影響。

除了家戶勞動經驗作為一種傳遞生活技能與處事知識的渠道外，以下將進一步探討客家女性受教程度的多寡與就業成就的高低，對於形塑其知識體系與人觀價值有何影響。

## （二）女性的受教經驗、教育態度與家族印象

關於教育主題的探討，本計劃擬定了幾個訪談方向，包括訪問女性小時的受教程度與經驗，以及此一教育經驗是否影響其在家庭內對於子女的教育態度；對於說客語的態度，是否要求子女說客語；家族長輩是否主動告知家族歷史，以及對於家族歷史所表現的興趣多寡與熟稔程度等。

首先，由於受訪女性的年齡大多介於七十歲至一百歲之間，當其達到就學年齡

時，約為日治時期、日治末期至台灣光復初期，因此其就學常有因著當時戰亂頻繁、交通不便等因素，被迫中斷、延後入學，或是「沒讀到什麼書」之嘆。這種「沒讀到什麼書」的教育經驗，也讓一些受訪女性在教育子女的態度上，信心顯得低落，態度相對消極、被動。不過有更多的受訪女性表示，事實上由於農事家務過於忙碌，不僅上一代沒有特別教育他們，他們自己也根本沒有時間教育小孩，因此只能向子女傳遞主要的做人價值，例如不打人、不偷竊，此外便任其隨性發展。但不少口述資料卻也支持客家人是以透過大家族三四代同堂的生活經驗，以「身教重於言教」，邊做邊學，日常互動的耳濡目染等教育方式，來傳遞家族歷史與生活知識。

再來，在說客語的態度上，則反映當時國民黨為推行國語而禁止說方言的歷史政策。在家戶內部，說客語是一件十分自然、不需特意堅持的事，但在學校裡或工作時，就會不敢說客語，或是為適應環境而學習日語、國語甚至是閩南語。有受訪女性認為，客語是祖傳的，當然不可忘，因此會利用日常對話中自然而然的互動，讓不會說客語的孫子女熟悉客語環境。同時她們也感嘆整體的社會變遷讓客語環境相對弱勢，直到近年的鄉土教學興起，在學校中才有老師們主動教客語。

最後，關於家族長輩是否主動告知家族歷史一項，新埔陳家高齡九十八歲的鄭鳳嬌阿嬤還說得出陳朝綱的婚娶狀況，其獲取家族歷史的管道，多是透過家族長輩茶餘飯後、午後乘涼的閒談中得知。但大部分的受訪女性表示，家族長輩並不會特別告知，而較少參與家族成員茶餘飯後閒談的女性，更不可能了解家族歷史，遑論將之傳承後代。簡單地說，大部分的受訪女性對於家族歷史、家族譜系，並沒有表現太高的興趣。一方面她們認為這是男人的事，另一方面也因農事家務便已忙碌不堪，實也無暇理會。但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新埔陳家的詹明玉，與頭份陳家的黃春枝，在家族歷史的熟稔度與公共事務的參與上則相對突出。她們都積極參與家族公共事務，且對家族歷史與人物系譜有著一定掌握。在此可以這樣推測，這與她們的原生家族本身便為書香世家的大家族，以及自身所受教育相對較高較完整，因而影響兩人對於家庭教育、家族歷史方面的興趣與參與，似有關連。以下將就口述資料鋪陳上述發現。

針對新埔陳家目前最老，高齡 98 歲的鄭鳳嬌所進行的訪談，顯示家庭對於子女

教育的重視程度，與其長輩從事之職業與在地聲望有著一定關連。鄭鳳嬌之父曾受過日本教育，在村里內任里長、代書，因此對於子女教育多所重視，鄭鳳嬌與姊姊都受過教育。但當時她所居住的南山里對外交通時常中斷，因此她只讀了三年，便被迫中斷。這也是造成當時學童多有十二、三歲才開始小學教育的現象。關於陳朝綱的歷史，以及新埔陳家祖譜，鄭鳳嬌有著一定的認識。當問到對於新埔陳家印象最深的是什麼時，在鄭鳳嬌二子陳榮波的引導下，鄭鳳嬌說起她對陳朝綱（她的阿太）的印象。她馬上說起的是陳朝綱所娶的三個太太分別是什麼姓氏，又生了多少兒子。由此可以推測女性對於家族中重要人物的歷史記憶，較多重視其家戶領域的發展，而非其在政治領域、地方勢力上所建立的豐功偉業。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協助進行訪談的鄭鳳嬌二子陳榮波，一方面不時稱讚母親在這樣的年紀仍有不錯的記憶力，一方面卻又似乎為了確認和加強母親所給資訊的正確性，而常協助母親說出尚未完成的句子。

呂政冠：阿嬤妳有唸過書嗎？

鄭鳳嬌：有啦，讀三年，沒畢業啦。

陳榮波：那橋啊，常常作大水啊，南山里啊，時常作大水，獨木橋大水就沖走啊，就沒去讀。

鄭鳳嬌：我讀三年啦！

陳榮波：姊姊有讀畢業啦。

呂政冠：阿嬤的姊姊啊。阿嬤妳的阿姊有讀畢業啊？

鄭鳳嬌：喔~有啦。她十二、三歲才唸書，我還小啊。

陳榮波：很大的時候才去唸書啊，她常常要人帶。

鄭鳳嬌：就沒唸畢業啊，下雨來過橋過不去。

呂政冠：阿嬤妳以前唸書時，是父母要給妳唸的，還是妳自己要唸的？

鄭鳳嬌：JA 公 JA 婆。（以客語表示）

陳榮波：喔，我外公啦。我外公叫他去讀的啦。以前唸書時，都十二、三歲才唸的，不是七、八歲喔。

呂政冠：啊妳的爸爸媽媽是作什麼工作的？

陳榮波：代書啦。

鄭鳳嬌：做里長啦。（「里長」以華語表示）

陳榮波：我外公作村里長啦，作代書啦。那那個鄭家也有一點名望啊。

呂政冠：阿嬤，妳嫁來陳家，印象最深的事是什麼？

陳榮波：印象最深的是什麼事？（以客語發問）

鄭鳳嬌：印象喔，什麼印象？（以客語發問）

陳榮波：阿太啊，阿太的人怎麼樣啊？

鄭鳳嬌：阿太喔，我阿太娶三個某（太太），頭一個喔，…（以客語回答）

陳榮波：姓姜的。她就講陳朝綱的事。

鄭鳳嬌：第二個姓劉，第三…。

陳榮波：姓蔡。

鄭鳳嬌：第二個姓…

陳榮波：姓澎，最小的姓劉。

鄭鳳嬌：第三個姓劉。第三個生四個，頭一個就是阿祖，第二個生兩個兒子。

新埔陳家現年 80 歲的余秀妹，曾在日本學校完成六年的國小教育。由於家中環境還過得去，她憶及父母親對於子女的教育態度是「有讀就好了」，不會積極要求子女在教育方面特別發展，但也並非完全不重視。而在說客語的態度上，余秀妹認為說客語是祖傳的知識，不可忘。即便他人跟她說華語，她也會以客語回答。言談間可見她對客語有著一定的文化認同與堅持。但除了對於說客語的堅持外，在其他教育子女的事務上，余秀妹多讓丈夫主導。因為「厝內的工作已經做不完了」，實也無暇顧及。（訪談時有陳英耀在場，陳英耀為余秀妹之長子）

呂政冠：阿嬤妳以前有讀過什麼學校嗎？

余秀妹：關西國小。

呂政冠：是你爸爸媽媽要給妳唸的還是？

余秀妹：都有耶。那時想說沒唸書，在家裡不是說很辛苦，還過得去，有啦，我有唸國小，六年。

呂政冠：日本學校嘛。

余秀妹：對，日本，那時候日本教育。

呂政冠：那妳爸爸媽媽會說很注重小孩子要不要唸書這樣？

余秀妹：以前人比較沒那麼注重喔。反正我們唸書也不是說很那個，有讀就算了。

呂政冠：就是說有讀就好了就對了。

潘怡潔：那妳的兄弟姐妹都有讀嗎？

余秀妹：有。

呂政冠：那阿嬤妳會覺得要講客語比較實在這樣嗎？

余秀妹：啊我們祖傳的不可以那個啊，不可以忘記啊。像我也不會講國語，啊我不去學啦，不要講。沒去學也不想講。在家裡我都講客語，他跟我說國語啦，我就跟他講客。

呂政冠：那阿嬤妳以前妳的後輩在唸書時，妳有特別要他們往特定的方向發展，還是妳只要他們好好唸書就好了這樣？（以台語發問）

余秀妹：耶…那個就是他們爸爸會管。

陳英耀：我媽媽比較不管這個東西。（以華語表示）

余秀妹：女人就跟你講的，厝內的工作就作不完了。早起時候要帶飯包，叫他起床，吃飯吃完，囡仔要去坐車，坐車要走到街上的車頭那邊去坐。…

而新埔陳家現年 73 歲的何壬妹，其六年的國小教育過程適逢經歷日治末期至光復初期，由於戰亂頻繁，因此造成其受教經驗零碎、中斷。在訪談時她不斷表示自己「幾乎都沒讀到什麼書」。而這也讓她自信低落，並不認為自己的知識足以教育子女。透過訪談當時也在場的陳晴美對於何壬妹口述之再評論，可見小時這段零碎不完整的受教經驗，的確影響何壬妹在新埔陳家家戶生活中對於自我的認知與教育子女的態度。

「日本政府。我國小一年級讀日文，讀沒有書，二年級就很亂呀，打戰啊，升二年級就打戰，打了一年差不多，升上三年級就光復，9 歲光復，到三年級才讀過一年書，都是揹書包過日子而已。打戰嘛，有空襲的聲音就揹書包回家了，就沒有上學。那停了好幾年，我 9 歲光復，那是三年級，到四年級老師才又來，講國語的老師，四年級才教ㄅㄆㄇㄏ，現在幼稚園就會的，我們四年級才教呀。學完ㄅㄆㄇㄏ又學 99 乘法，後來就畢業了，很快就畢業了。數學、國語差不多知道就畢業了，沒有讀多少書。我那年（民國 26 年，1937 年）出生的幾乎都沒讀到什麼書。」

因此在教育子女的態度上，她說「我沒有教，他（指小孩）就是認真讀書，因為我沒有讀到書。我不會（意指叫小孩認真讀書），我先生也不會，隨便他自己發揮他自己的。後來我兒子讀高中畢業，也是沒讀什麼書，小的工專畢業，是這樣就沒讀了。」

訪談時也在場的陳晴美當場對何壬妹的口述做出下述的評論：「這就是她年輕嫁到這裡來的自卑感，就一直放在心裡。其實，這東西會造成一些影響，那時代的女性…。這段她之前都沒講過給我聽，我也是現在才聽到的（笑）。她認為說，第一個她沒有嫁妝，她就矮一截了，她又沒讀到書又矮一截，在公婆和先生面前都矮一截，沒念書在兒女面前又矮一截。其實沒有必要。」這種「沒讀到什麼書」的自卑情結的確影響何壬妹在新埔陳家中對於自我家戶角色的定位。而這可能也是造成何壬妹在訪談中回憶剛嫁入新埔陳家時，感覺分外不適應與艱辛的某種心理質素：「從自己家嫁到這裡來差天差地。」（節錄自何壬妹口述資料）

相對於何壬妹對於小時無法完整接受正式教育不勝唏噓的態度，新埔陳家現年 79 歲的劉鳳英，則是相當自豪於自己在進入陳家這種大戶人家之前，並不需要長輩特別教導與交代什麼，而是自然而然透過家庭身教的影響，懂得了大家族中待人處事的道理。訪談當時也在場的陳晴美針對劉鳳英的經驗進一步補充，「其實客家人是身教，不會有什麼教條式的家訓，不會特別教你什麼，是一代學一代」。而劉鳳英對於後輩的教育態度則是以相當實際的金錢獎勵方式，鼓勵他們在學校課業上力求表

現。當問及其弟妹的受教程度時，劉鳳英也展現出相當的自信表示，自己有兩個（或三個）弟弟都讀到了高中。透過劉鳳英的口述資料與陳晴美的補充評論可以發現，身教是客家人傳統的教育方式，而其弟妹與子女在學校教育上的表現，也是劉鳳英鼓勵關心和引以為傲的事情。

陳貞宇：阿婆，那以前嫁到陳家，媽媽有說嫁到陳家這種大戶人家要注意什麼嗎？

劉鳳英：我好棒，甚麼都不用教。

陳貞宇：可是陳家是大家族呀，媽媽會說什麼嗎（笑）？

劉鳳英：沒有，第一次來的第一就要裝飯給阿嬤、媽媽。裝飯呀，先生不用，因為是同輩呀，一樣大啊，為什麼要裝給他吃！

劉亮佑：不用裝飯給先生吃？

陳晴美：只要裝飯給長輩，先生是平輩，所以不用。

劉亮佑：這是誰說的？

劉鳳英：我自己說。我媽媽說要裝給先生吃，但我說他年輕自己會裝，阿嬤、媽媽應該要裝。那個時候家裡好多人喔，一個阿嬤、一個婆婆、我先生的媽媽，還有我先生的妹妹，三個，還有兩個弟弟，還有我先生和我。好辛苦呀。

劉亮佑：妳有教過女兒些什麼事情嗎？像是女孩子要怎麼樣之類的？

劉鳳英：阿妹呀，不需要教。（以客語表示）

陳晴美：其實客家人是身教，不會有甚麼教條式的家訓。沒有，不會特別教你什麼，是一代學一代。

陳貞宇：那妳的孩子呢？

劉鳳英：我的孩子當然給他們上課呀。一直叫他們很用功去讀書。以前我孫子考到 90 分以上，一張考試卷 100 塊。

陳靖旻：鼓勵他們認真讀書。

劉鳳英：鼓勵他們。有一個孫子考高中，省立高中，我說考上的話阿嬤就 1000

塊給你，就用功讀。

陳靖旻：所以都很認真嗎？

劉鳳英：對呀，有考到。苗栗的，住在竹南，竹南高中。

陳靖旻：婆婆，那妳的弟妹都有去上小學嗎？

劉鳳英：有哇。有讀到高中，兩個有讀到高中。大學就沒有啦。那時候剛好戰爭，又住鄉下，離學校很遠，沒辦法讀書。有三個讀高中。大弟弟的兒子開家具行開好大喔。

女性由於自己以前沒有讀什麼書，而在教育子女上較多採取隨性發展的態度。在頭份陳政雄夫妻的訪談中，陳政雄之妻也表達類似的想法，認為子女讀書就是隨其發展，並不刻意要求。但在主要的做人道理上，有時須以打罰的方式讓子女明白。

不過她認為以前的孩子不會壞。此外透過了解頭份陳家長輩在農事知識上的傳遞形式，也充分展現出客家人身體力行、邊做邊學的教育方法。陳運昌針對這一點也補充道，客家人傳承文化與知識的形式便是透過大家族三、四代同堂的相處，在日常互動中耳濡目染而來。而訪談時透過陳烽琳的講述也反映出，當時在農事家務上的安排，男人較負責繁重的農務，例如割草、插秧，女人則負責家戶內煮食、洗衣，或是相對輕鬆的農務，例如挑秧、巡田等。

陳政雄妻：教育小孩就隨便他去讀阿，我們以前又沒有讀什麼書啊！學校的老師教這樣啊！

陳運昌：沒有什麼補習啦！

陳政雄妻：沒有什麼啦，都沒有去補習的啦！

潘怡潔：那有跟他們說要好好讀書之類的嗎？

陳政雄妻：隨便他們自己讀啊！

陳烽琳：讓他們自己啊！

陳政雄妻：現在的孫子，像我的孫子天天去（補習），以前的哪裡有。就沒有，隨便他怎樣。

陳烽琳：讀得好就讀，讀不好也沒辦法。就是沒有人教啦，可以這樣。

陳運昌：好，那妳再請教她，怎麼樣家庭教育，好比說要懂得禮貌，這個不可以做，那個不可以做，有什麼規矩，怎麼樣。

潘怡潔：那比如說…。

陳政雄妻：做錯事情我們就要打啊，他就知道了。

潘怡潔：做錯事情是什麼事情？

陳運昌：不聽話啦！

陳政雄妻：不聽話啦，去用人家的東西啦，這樣就是要打啊！要修理啊，這樣他就會知道了啊！

陳烽琳：農家也就是隔壁，打比方說，他家有種蕃茄，他沒有種蕃茄，也許他就來偷採。那這個意思就要教訓啊！

陳政雄妻：回來就要打啊！

陳烽琳：人家說我的蕃茄給你，我看到了，不能去當小偷，以前的人講一句話就是說，你只要乖乖的就好了，不要去當壞事。

陳政雄妻：不會，以前的小孩不會壞。

陳烽琳：小孩子有是家裡沒有看到別人有，我小時候有偷採，啊那邊有芭樂，那某某誰的看到了也會去撿，一樣，每個人都要好奇心。

陳運昌：呵呵！

陳政雄妻：我們就是他（長輩）叫我們做什麼我們就要做什麼啊！

陳烽琳：我們就種田啊！

陳政雄妻：他沒有叫你就我們（做）自己（的事）啊，他叫你要做什麼我們就要趕快去做，我們就這樣。

陳運昌：三四代同堂是很普遍的大家族，這樣子傳承，延續也好，文化也

好，都會傳承下來啦，還有家庭教育禮貌等等，都是這樣子。

潘怡潔：是看長輩怎麼做就怎麼做？

陳烽琳：對，他們會交代。

陳政雄妻：他們會教你啊，現在要做什麼你就要去做啊，我們就要聽他們的話啊！

陳烽琳：以前還要養牛，養牛的話天天都要去割草，割草給牛吃。

陳運昌：那個養牛的細節他也會教你，技術傳承，種菜所有的農事都是一樣。

陳烽琳：什麼季節要種什麼菜，什麼季節要種什麼菜。

陳運昌：還有天文地理也會教你，看月亮啊，看什麼時候都會起風。

潘怡潔：那妳還有什麼小時候印象深刻的？

陳政雄妻：就這樣啊，耕田啊！

陳烽琳：小時候老人家說要去做什麼就要去做什麼啦！

潘怡潔：不分男生女生？

陳烽琳：男生比較多，女生就比較少一點，女生大部分就都煮飯，或種菜啦，男生種菜的比較少，都是說幫田裡面割稻阿，插秧阿，女孩子不是插秧，是挑那個秧苗，給男孩子插秧啦，就是這樣子。女孩子是說挑秧苗，那以前的相片都有啊，以前有時候報紙電視都會有挑秧苗，男生就是插秧，也有。南部就是女孩子插秧，我們這中北部就沒有女孩子插秧，除非是補秧苗的時候，插秧下去，看到下雨颱風，有一點看到枯萎要死掉的時候啊，要去巡一巡、看一看，看有沒有要補上去的。有的時候會死掉啊，要再補上去。男孩子偶爾有啊，要養牛啊，那有去公司上班的就時間沒那麼多啊！

頭份陳家現年 70 歲的何月英，在訪談中亦提及小時的男女分工，是否要求後輩說客語，如何教育子女，與對於頭份陳家家族歷史的了解程度。可能是身為長女因此深具責任感，她認為小時候在男女分工上，父母並未嚴格區分，只要需要幫忙的工作，不分男女，誰都要做。在說客語方面，對她來說在原生家庭和婚入家庭中說客語是自然而然的事，子女也都會說客語，但到了孫子輩就都不會。她會跟孫女說客語，並欣喜於現在在學校中也有客語教育。而如同新埔陳家余秀妹所述以及頭份陳家陳政雄之妻所說，長輩們和她自己都由於家務農事繁重，根本沒有時間關心小孩的教育問題，頂多便是在主要的做人道理上，例如乖一點、不打人，進行機會教育。而她自己更打趣的說，孫女若有功課上的問題，會去找阿公，因為阿公比較懂，不過吃飯就會找她。但同時何月英也會以自己過往在工作上習得的生活習慣，教導孫兒日常禮儀與飲食習慣。此外因著嫁入時丈夫排行最小，當時子女也還小，加上家務農事繁重，何月英很少參與大家族日常隨性的聚會與閒聊。家族歷史與人物故事常是這些聚會與閒聊的話題之一，何月英較低的參與程度也使得她並不熟悉頭份陳家的家族歷史。但她認為儘管長輩並不會特別告知，自己在大家族的生活

卻要時時用心觀察、用耳傾聽。

潘怡潔：那以前妳的爸爸媽媽在教妳的時候，會不會因為女生和男生有不一樣，希望男生讀書，還是做的東西會一樣呢？

何月英：差不多啦，只是要幫忙，什麼工作沒有分啊，什麼都有做，還有我爸爸有養那個牛，妳要割草給牛吃啊，以前人就這樣子啊！要種田啊，牛要跟我們種田，才有可以吃啊，不是像現在機器的耶！

呂政冠：阿姨在家裡都講客家話嗎？

何月英：嘿啊，客家話啊！

呂政冠：那來這邊也都講客家話？

何月英：也是客家話。

呂政冠：那小孩都會講？

何月英：會啊，通通會講客家話，我的孫子就都不會啊！

潘怡潔：妳的孫女？

呂政冠：那妳會想妳的孫女要學嗎？

何月英：有啊有啊，有時候我要她學，我有跟她講耶，她有時候聽得懂，我台北的啊，她現在學校有教客家語。

潘怡潔：那妳以前爸爸會跟妳說，客家人要怎樣怎樣，要節儉那些嗎？

何月英：沒有，都忙下去，根本沒有理小朋友。根本沒有空時間理小朋友。

潘怡潔：那妳小朋友，妳會很注重小孩的教育嗎？後來妳的小孩長大以後，他們選的？

何月英：可是妳想要教什麼，根本就沒有空阿，跟妳講又要上班，又要菜園又要田裡，我要看啊！我就沒有時間跟小朋友聊天啊！很少，我都跟他講要做乖一點，不要去打人就好了，這樣子就好了。人家打你你就跑回來阿，要打你你就跑回來，不要跟他們吵，就這樣子！

呂政冠：妳會跟他們講娘家外公外婆的故事之類的嗎？

何月英：我的啊？喔！很少啦，他外公外婆也是沒有空可以來啊，以前人要養雞養豬，要賣啊，很忙，根本沒有管小朋友的事情，很少啦，以前人就是這樣，沒有時間去管就對了，沒有像現在這樣注重小朋友啊！差距很多就對了。

潘怡潔：那妳小孩那時候在讀科系讀書的時候也是興趣，妳也不會…。

何月英：嘿啊，就是這樣，自己的，看老師啦，有時候，以前人，我大兒子一二年級作本班，到三年級有講這樣，到四年級然後就換一個老師有沒有，外省人阿，他講他根本就聽不懂，就讀沒有，又不知道，又沒辦法給他換一個學校，老師呀，什麼的，根本沒有注重，然後就讀沒有書啊！現在才知道，我孫子說，我換老師啊，現在我又懂什麼啊，他回來會跟我講。

潘怡潔：那妳會在妳媳婦上班的時候，教孫子一些事情嗎？跟小朋友，跟上次那個孫女…。

何月英：有啊！

潘怡潔：是幫她看功課之類的嗎？

何月英：是啊，她會問妳，她會問阿公，阿公比較懂啊！（笑）

潘怡潔：她會問阿公。

何月英：教我啦，怎樣，她會找她的阿公，要吃飯就會找我。(笑)

呂政冠：她會問妳一些過去的事情嗎？

何月英：沒有，她還小不知道啊！

呂政冠：那她吃飯，妳會教她什麼規矩嗎？

何月英：會啊！

呂政冠：不能亂。

何月英：有有有，吃飽不太好，妳要吃飯，手要洗乾淨，那紙屑都要丟到那垃圾桶。不要有壞習慣，以前我去那新光紡織廠做，睡覺的時候鞋子要擺好，臉盆要擺好，妳起來被要摺好好，像桌邊一樣，要摺好好，沒有用好，那老師會罵啊！

潘怡潔：那以前和公公婆婆住，妳印象最深刻的是什麼，比如說他們會跟妳講一些事情，家裡面的事情？

何月英：喔！沒有，我婆婆也不會講…。可是妳自己要看而已啊，沒有人跟我講。我又很少出去玩，那房子裡面通通很多人阿，很多人在那裡聊天，我不會去。

綜上所述，受訪女性小時的受教經驗多有因交通不便、戰亂干擾之故，而被迫中斷、延後入學，或是受教零碎。這樣的受教經驗，影響部分女性在婚入家庭中產生較低的自我定位，且認為自己無法真的教育子女什麼。而更多的女性則是以「隨性發展」的態度面對子女的教養問題。從中可發現「身教重於言教」是這兩個客家大家族傳遞知識與教育後代的主要價值。說客語也是傳承客家文化的主要內容之一，因此大部分的受訪女性會堅持子女和孫兒輩在家中講客語。但有關家族歷史、系譜、家族人物的故事等，部分受訪女性表示，家族長輩並未特別講述，常須靠自己在家族成員茶餘飯後的閒談中自行了解。若無法參與這樣的聚會，也無從得知。這也反映出女性在大家庭的生活中，常受限於家務農事纏身，對於這些她們認為屬於男人的事，並沒有特別發展出知的興趣。反觀新埔陳家的詹明玉與頭份陳家的黃春枝在這一點的表現則相對特殊。以下將針對兩人的教育背景、知識系統與人觀價值做一對照分析，以理解其對家族知識的興趣來源與掌握狀況。

### (三) 家族女性中的特例：新埔詹明玉與頭份黃春枝口述比較分析

首先從敘事形式來看，新埔詹明玉在訪談中，較由訪問者的問題主導其回答方向與內容，回答有時相當簡潔，會以「是」或「不是」先給予訪問者的問題一個明確的回應後，再進行事件細節的補充、呈述與分析。相較而言，頭份黃春枝的敘事，喜歡以描述人事的細節開始，再從中總結發表自身的經驗感受。由這兩人截然不同

的敘事形式，可以看出兩人一內斂、一外放的性格表現。

再來從敘事內容來看，由於新埔詹明玉對於家族歷史與人事發展有著極高的熟稔度—尤其是上陳四家，因此訪談內容多集中在其對於家族歷史的知識掌握上，從而得以開展出一個從女性觀點出發，相當細緻的新埔陳家的動態歷史。詹明玉在講述過程中也會針對家運興衰與人事變化進行評論分析。頭份黃春枝的敘事內容則較少系統性的講述家族歷史，而是多從自身的求學經歷、說客語的經驗、教育子女的方式、家族互動的情感，以及最重要的，自己開頭提議將家族內的女性姓名列入祖譜的過程，逐項細細講述。至於家族歷史的部份則是由共同接受訪談的丈夫陳運棟主講，她以補充方式加入對話。由此也可看出兩人涉獵家族歷史、系譜知識與參與公共事務的不同方式。詹是透過自身的興趣與家族長輩（尤其是她的公公）的教導，得以掌握如此豐富的家族歷史與分家發展。黃也表現對於歷史、古物的熱情和珍愛，但其參與家族事務的方式仍較以與其切身相關的身體、感情、記憶經驗出發來開展。

接著，從詹明玉與黃春枝的敘事內容裡，也可看出新埔陳家與頭份陳家部分子孫在面對家族歷史的紀錄與家族文物的保存上所展現的不同態度。新埔陳家有部分子孫對於家族歷史與文物的紀錄保存基本上已沒有興趣。當訪問者問這些歷史文物對於家族成員的意義時，詹明玉回答道，「我想沒有什麼意思啦！像我們的話，我先生他們都覺得沒什麼。以這個祖譜為例好了，很多就不提供資料」。反觀頭份陳家陳運棟這一房的子女，則對家族歷史與家訓格言，都有高度興趣。當問及子女是否熟悉由黃春枝的祖父所寫的三十六句家訓時，黃春枝表示，「我那個兩個兒子一個女兒，都是對這些方面非常，我們兩，我是娘家兩邊，他是陳家，都是非常有認同」。新埔陳家傾向現實、頭份陳家重視歷史的家族性格也可在此進一步得到佐證。

最後，不論是詹明玉或是黃春枝都清楚表達對於教育的重視，並認為教育對於家族性格、家族發展與人格養成都具有關鍵性的主導力量。在口述過程中，可以發現兩人都來自當地重視教育的望族。原生家庭對於教育的重視，也帶動她們形塑出重視教育的知識價值，影響她們在評論人事、教導子女上的觀點和方式。以下便以詹明玉與黃春枝的口述資料說明上述論證。

新埔上陳家，現年 73 歲的詹明玉，出生於新埔鎮上的詹姓大家族。她與丈夫陳廷輝自小認識，後結為連理。小學時曾受過兩年日本教育，後來台灣光復了，便轉

而學習華語。原生家庭對於子女教育多所鼓勵，因此她在初中時便至新竹念書，後來在新竹女中完成了高中教育。嫁入陳家後，她對於家族歷史、家族人物動態有著高度知的興趣，並在公公的教導下掌握許多家族祕辛與分家紛爭。她的丈夫陳廷輝在單獨接受訪談時便曾說過，在家族傳統的熟悉度上，「其實我比我內人還要外行」。(節錄自陳廷輝口述資料)而詹明玉談起部分家族成員不再對保存家族歷史、文物感到興趣時，也多有感慨。當論及家族興衰、各房發展時，詹明玉更明確表示，沒有好好受教育、愛玩、愛賭博是家族衰敗的主要因素。受過較好教育的各房後代，如今在文教、經商、醫學領域都有較高成就。

蕭禕涵：詹家也是這邊的大姓？

詹明玉：是詹天佑的「詹」。

蕭禕涵：對，我媽媽也姓詹，可是我是彰化人。

詹明玉：彰化、卓蘭很多姓詹的。

呂政冠：陳先生現在幾歲了？

詹明玉：他還很年輕，75歲。

呂政冠：那你比他小一點？

詹明玉：小2歲。

蕭禕涵：那時候怎麼認識的？是相親嗎？

詹明玉：不是，我們都住得很近。

呂政冠：你也住在這鎮上嗎？所以你們是從小認識的？

詹明玉：對。

呂政冠：青梅竹馬。

詹明玉：對。

呂政冠：那也算是門當戶對的，是嗎？

詹明玉：哎呀！什麼門當戶對！

呂政冠：你們都是大家族嗎？

詹明玉：對，我老家姓詹的也是一個很大的家族。

蕭禕涵：這邊大的是詹家和潘家，對不對？潘家也很大。

詹明玉：潘家很大，不過潘家的人沒有那麼多、那麼興旺。

蕭禕涵：所以妳有受過日本教育，對不對？

詹明玉：一點點，到小學二年級。

呂政冠：是日語？

詹明玉：對，日語。後來台灣就光復了，就沒有在學日語。

呂政冠：那有學中文嗎？就繼續念書了嗎？

詹明玉：對。

呂政冠：所以陳媽媽應該念書念不少？

詹明玉：我念到高中畢業。

蕭禕涵：竹女嗎？

詹明玉：對。

蕭禕涵：很優秀，以前那個時候念竹女就很好了，對不對？

詹明玉：還好啦！我是從初中就到新竹去念。

呂政冠：所以家裡都很鼓勵你這樣繼續念書？

詹明玉：娘家這邊。

蕭禕涵：所以娘家就很鼓勵念書？

詹明玉：對，是有念書，念一點點，沒有念很多。

蕭禕涵：太客氣了，那時候念到竹女成績就已經很好了。

呂政冠：你覺得這些東西對家族有什麼重要的意義在？譬如說，你覺得你的孫子、孫女兒，他們如果以後懂事，他們來看這些東西的話？

詹明玉：我想沒有什麼意思啦！像我們的話，我先生他們都覺得沒什麼。

以這個祖譜為例好了，很多就不提供資料。

呂政冠：很多分出去的小家自己的資料不拿出來？

詹明玉：對。

蕭禕涵：為什麼？

詹明玉：他們覺得沒有興趣。

呂政冠：他們已經不想再去花心思在這上面？

詹明玉：叫他提供資料他都不要。

呂政冠：他連協助都不願意？

詹明玉：對。我們的族譜是我們一派下分一本，叫他提供資料說我們大家做，他不用出錢呀！

呂政冠：所以就是有部分的是不願意的？

詹明玉：對。

呂政冠：那你們家族這麼大，人這麼多，雖然有分家，但是大家還是同一個祖先超學公下來的，有沒有祖訓？

詹明玉：沒有。

呂政冠：但是應該家族裡面很多人都有受教育吧！

詹明玉：還好。

呂政冠：不是每個人都受教育？

詹明玉：沒有，以前家大業大，兒子特別多，把所有的財產都花光了。

呂政冠：也就是說他對孩子的教育沒有特別注重。

詹明玉：沒有。

呂政冠：那有沒有特別栽培孩子經商？

詹明玉：沒有，算起來是我們這一房的比較注重教育，我先生他也是師大畢業。然後陳文達他的孫子在美國經商經得很好。

呂政冠：你說現在？

詹明玉：現在，在美國。然後陳文達的兒子文寬移民美國，他生意也做得很成功，他兒子現在也在康乃爾大學，我的孫子也在康乃爾大學。

蕭禕涵：好厲害，是念什麼的啊？

詹明玉：他好像是念建築還是什麼，我的孫子是念食品的。

呂政冠：所以家族的維生，就是你們的生活方式不一定是商的？

詹明玉：沒有，我的兒子我就鼓勵他念醫，我兩個兒子都念醫。

呂政冠：然後文達公他們家就是經商的嗎？

詹明玉：對，現在他兒子經商。

呂政冠：那以前像受生公他們是？

詹明玉：他也做生意。

呂政冠：做什麼生意？

詹明玉：他很會做生意，是人家的養子，他就很認真做生意，做染布、做茶什麼的。他的兒子陳文達也做鎮長，也開銀行，也做茶工廠。

呂政冠：茶工廠有影響導到陳受生？

詹明玉：有，他兒子。

呂政冠：可是廷輝就選擇要念書？

詹明玉：對，我們就念書。

呂政冠：一個文的，一個商的。那你知道其他像仁愛公？

詹明玉：他這一房我就不大了解，我就沒有印象他的小孩子做什麼的。這一個有，陳慕齊他也當醫生了。

呂政冠：他也學醫

詹明玉：學醫的，然後他兒子也當醫生，在美國。

呂政冠：兩個兒子都當醫生嗎？

詹明玉：不是，這個是他的兒子，這一個不行，好像有一點頭腦有問題。

呂政冠：所以這個阿枝沒有後裔嗎？

詹明玉：沒有，他沒有結婚。

呂政冠：所以他們都有不同的方式？

詹明玉：對，我們每一個人自己家教育小孩子不一樣，然後這個也沒什麼印象。然後這個陳定國是漫畫家，很有名的那個。

呂政冠：就是他啊！他已經往生了，他漫畫畫的很好。

詹明玉：然後這個榮華公是還不錯，他的兩個兒子陳文政，不曉得是一個醫生還是兩個醫生，在中壢、桃園，也還不錯。

呂政冠：那你們家族裡頭當醫生的也還不少。

詹明玉：對，他這個是下房的，不是上房的了，這個是下房的第一個。然後沒有幾個，不大清楚。

呂政冠：陳媽媽，你覺得從你們陳朝綱那時候是清朝、到日治、到後來民國時候家族的變化有沒有很大？

詹明玉：很大的變化，落寞了，不務正業。

呂政冠：你說後代在經濟上面的部分？

詹明玉：對。

蕭禕涵：為什麼會這樣講？

詹明玉：他沒有受教育，也喜歡賭博。

蕭禕涵：都賭什麼？什麼都可以賭？

詹明玉：對啊！就變成我們反而是我們陳家對面有一個小陳家。

蕭禕涵：枋寮的陳家？

詹明玉：不是，就在五分埔裡，對面。那個是我們陳朝綱以前專門要坐轎的。

蕭禕涵：幫他抬的？

詹明玉：他人又高又大、抬轎子的。他的後代台灣就有一個，友達的總經

理，陳玄賓你知道嗎？

蕭禕涵：嗯，知道。

呂政冠：那他們會發達起來的原因是教育嗎？

詹明玉：教育啊！他清大、交大畢業啊！

呂政冠：他們後代都受很高的教育？

詹明玉：他的後代有受教育。

呂政冠：所以你覺得說家族沒落的主要原因在沒有讀書？

詹明玉：沒有認真，家裡有錢就玩下來了。像我公公講的，我是不知道，我公公就說：「我們以前很努力，又是上房、又是人家買的」。他說，賺錢怕人知道，去奮鬥都怕人知道。他們看不起我們，我們要爭出頭都不容易。所以我們要去挑糞，以前那個糞是很值錢的，要去施肥、種橘子，他很認真。他說趁叔公太睡覺的時候，要這樣子過門，怕人看到，他頭低低的跳著趕快走，所以這樣辛苦啊！

呂政冠：所以經濟上面是不是有變遷的？譬如說陳朝綱那時候擁有一個財產，但是後代沒有好好的處理？

詹明玉：所以我說桃園南崁那一帶有很多土地，我們就十房分，把十房都分了。我的公公把五房都分完，還有五房沒有拿，我們自己分了一房，他又拿了四房，還有一半沒有拿。我們這樣子賺，他就買了一半，買了一半後又把它全部徵收。

同樣具有在當時甚為罕見的高中高職學歷，頭份陳家現年七十多歲的黃春枝，自小也曾有因戰亂之故而跟著父親躲在深山裡生活，被迫中斷學習的經驗。由於原生家庭重視教育，後至台北商業學校完成學業，畢業後不久便在生父所開設的公司擔任會計。當論及說客語的經驗時，她表示，當時在台北念書，根本不敢說客語，也不敢跟別人說自己是客家人。華語（國語）是當時與其他同學交流的主要語言。而小時禁說方言的語言政策、與外省老師學習說「我是中國人」的記憶，以及現在鼓勵後輩除了學說客語外，有機會也要多學不同語言的開放態度，在她說來都活靈活現、歷歷在目。

潘怡潔：那您以前求學的，就是在哪裡讀書，大概的

黃春枝：國小啊，國小那時候戰爭期間，沒有什麼就是躲空襲阿，什麼的啦，所以後來民國 34 年是啊，我有一度跑到深山裡面去躲命耶！

陳運棟：空襲啊！

黃春枝：我那時候躲命就沒唸囉，唸也唸不成什麼。整天聽到轟隆隆飛機又來了，我躲得要死，怕都怕死了，然後光復以後出來，就在六合國小，以前是叫作南\*國小，反正在那裡唸唸唸。那我說我的婚姻介紹人就是那個國小我的導師。

黃春枝：就是這樣，那時候在台北唸書，客家話根本沒有人要講，根本不敢講。很可憐的，根本不敢講，我還不敢講說我是客家人。跟同學那些都

講國語啊，要不然河洛話我又不會啊，有聽沒懂，沒懂又沒怎樣。就這樣，就這樣，那國語是主要主要的。

陳靖旻：那你跟孫子輩的他們相處，妳會教他們說客語嗎？

黃春枝：有，他到學校馬上又被他們同化了。他（指陳運棟）客家委員…。我們一路來都是講客家話，還有一點…，當然啦！我在公司上班，對外…我不曉得你們兩位是不是外省籍，那個外省的先生很多，都是要用國語溝通，你不能用客家話，他也聽不懂，我們講，他聽不懂，那也沒有用。

像去銀行，像去稅捐處那些，那些金融機關，那我們客家人…像我們客家人的國語，有好幾次他們講的…你爸爸媽媽是不是外省人？怎麼說？我說我在家裡講客家話，你國語講得滿標準的，他們所謂的標準，就是北京話，就是ㄅㄆㄇㄏ這樣拼的。我讀書…我六年級幾乎讀不到三年，那時候空襲，我爸爸帶我去逃命，住在深山裡面，那叢林鳥叫很多，那空襲…轟炸…等一下日本的飛機又來了，我們就躲在山裡面，矮窯裏面，所以我六年…。他就有畢業，我沒讀畢業，不是沒有畢業，我讀了一年日本的，其它就逃亡，四年下學期民國光復，民國三十四年我們才搬回老家，搬回搬出去的老家，開始才讀那個。

我就記住教我們那個…外省的那個…一個穿藍色長袍的太太，他教我們說，我是中國人，你是中國人，我們通通都是中國人，我們也不知道通通的通怎麼寫，也不知道，後來他寫出來都是中國人，ㄅㄆㄇㄏ也是這樣，有學無學的這樣帶過去。所以像這樣的情形，是我們的成長，你身在那個年代沒辦法，所以我說我太早出生了，要不然就早一點出生。其實我也應該念了兩年，結果念了一年多，跟日本人的孩子一起同班，會被日本人的孩子欺負。我們台灣人就受他那個…那時候排隊我們都跑到後面，他都欺負人，我那個時候也是呆呆的，揍人比你力氣大，我都不會，都很順從，這就是我的成長過程。

所以這個是說求學過程，所以你說講客家話那些，當然他當了客家委員以後，他在學校也是用國語阿，正式上課就是用國語，那你私底下要用日本話也可以，客家話也可以，國語也可以，但是我開始…空襲完畢回來，開始念我是中國人，你是中國人的時候，那個學校規定好嚴格，不准你講方言，如果你講客家話，或是你是閩南人講閩南話，老師叫你拿凳子這樣站著，我的天啊！我都被他罰過，你坐的椅子，就這樣拿著站著，呆呆的就這樣站著，就罰你，就這樣，所以很謹慎，我的國語就從那邊學，學的人家聽起來滿可以接受的，滿標準的，就是這樣。

（對於孫子女的客語教育態度）會啊！我有試，我說，你聽得懂嗎？我聽得懂，然後我說，你講，他講，咦，還是知道，但是對答如流沒有辦法，他有在用心要學啦，在懂啦，但是他馬上要講出來跟你對話這個樣子有困難，就沒有像講國語這樣流暢，甚至比講英文還要差，差很差，呵呵…，是這樣。

黃春枝：我們還是一直在注重，一直在鼓勵他多學阿，我們客家話多學阿，我也不是說只有我們客家話很權威的樣子，不是，我說你有什麼就多學，山地話也學，閩南語也學，甚至於那個西藏什麼你也學沒有關係，我說只要你能夠消化。所以我的孫女有的在美國念書，她西班牙語啊也在學，她回來會講喔！她會講喔！她大概有同事同學還怎麼樣。我說這樣還蠻那個。當然她講我一竅不通啊！她會就好，我也沒有必要會啊。而且我就一直把我這個很後悔的經驗告訴她，你要去學，多學一句你也比人家多懂一句也好，總比不會好。

而在子女教育的態度上，黃春枝甚至比陳運棟更為積極。她積極的態度表現在，晚上會主動去電向當老師的同學們詢問其他學校成績優秀的學生表現如何，以之確認自己子女的學習成果。由此可見黃春枝對於教育的重視和對於子女教育的積極介入。

陳運棟：她又比我積極喔，她雖然上班，她每當小學到初中，她會，她很多師範的同學，這個月考她會，對啊，你這學校第一名考怎樣？

黃春枝：因為那時候考卷是同一個出的，我就問學校，問你那學校不一樣，像六年級是六年級的一樣，四年級的是四年級的一樣。

陳運棟：她會把…。

黃春枝：我問那你那是怎樣怎樣，比一下，我的孩子還好…。

陳運棟：對啊，所以這方面喔…。

黃春枝：我就會晚上的時候，用電話遙控我同學。

潘怡潔：哈哈！

黃春枝：就這樣。

陳運棟：就這樣子啊喔，所以我們不要管太多。

黃春枝：還是有監督。

陳運棟：但要管。我的意思啊，所以很多孩子後來考了建國北一女以後啊，跟我們造訪，我說我哪有什麼辦法，我自己忙得要死。

而在家族事務的參與上，黃春枝甚為自豪於自己率先提出女性名字入祖牌、祖譜、祖墳的建議。她認為這樣才合理，要不然以前女性在祖牌、祖譜、祖墳上只以姓氏出現，太多重複的姓氏根本無從辨認個體性。她甚至會在姓名的表現形式上與陳運棟進行辯論，在陳運棟講述這個革命過程時也積極參與對話，展現其在家族中的自我定位、權力義務方面具有極高的主見。而她所關心的不只有婚入女性、陳家嫁出的女性子孫，還有未嫁早夭、入贅的男性等，一方面表現女性的高度自覺，另一方面她從家族整體的延續與利益，考量到這些嫁出、未嫁早夭與入贅者的家族定位。目前還有祖牌上在孺人前只准加姓氏有待改革。陳運棟和黃春枝都提到，若無法在其有生之年完成這波革命，將傳承給下一代繼續完成。

潘怡潔：沒有，我只是想了解那個過程，那你們是怎麼看待陳家裡面嫁來

的女性，或者是說女兒要不要放在祖譜，或可不可以參加家族裡面的事，就是可不可以這樣？

陳運棟：我這樣講，她的建議很有道理，就說…

黃春枝：我開頭革命！我認為不能這樣子。

陳運棟：女孩子上祖牌阿，只有姓。

黃春枝：對

陳運棟：那我運棟公，她是孺人，她的意思是為什麼要孺人兩個？

黃春枝：就把我的名字寫上去阿

陳運棟：我說有道理喔，就建議，但是有一個勢力他還認為孺人不能鬆動，

黃春枝：還不能接受。

陳運棟：所以這次我們重新寫過這個祖牌阿，還是放孺人，那還要繼續努力啊！但這個問題現在解決了，解決的意思啊，我們的法令改了，就是現在祭祀公業法的條例公布了，現在世系法你要叫政府公布嘛，就是派下員要開大會要照那個表，女性也要列。女性不要列，要像財產祭祀一樣，部分繼承嘛，要寫放棄書。

黃春枝：對啊！

陳運棟：不寫放棄書，你照樣要列，但是有一個但書啦，女性你要列，要享受派下員權，提出妳有拜這個祖先。

黃春枝：那妳嫁出去以後要拜妳這個娘家。（娘家）祖先喔，這實在為難了她喔！

陳運棟：那就放棄啊！

黃春枝：我寧願放棄就放棄。

陳運棟：那妳要放棄，但是如果妳…。

黃春枝：給妳權力，不要妳放棄。

陳運棟：如果妳沒有兒子的人，女兒。

黃春枝：照樣。

陳運棟：當然妳繼承啦！

黃春枝：妳就可以堂堂正正。

陳運棟：那後來我在祖牌就革命了，假如女兒沒有嫁的，不能上祖牌。

黃春枝：對，以前是這樣。

陳運棟：糟糕！那孤魂野鬼了，招贅的男性也不能上祖牌。

黃春枝：那也不公平。

陳運棟：那也孤魂野鬼啊！在這邊沒有地方，所以拿到廟堂啊，做一個神牌，那沒有寫你的名字，我說不可以，我就另外做一個祖牌，這終於說服所有人，另一個牌啊，就是寫給招贅以及未嫁的神位。

黃春枝：神位。

陳運棟：左邊就是女兒比較大，她姓陳嘛，右邊是給一些招贅的男性，另外一個，這樣…。

黃春枝：招贅的不多啦！

陳運棟：現在是兩個，未嫁的是四、五個。

黃春枝：未嫁比較多，就是車禍死掉什麼的那些。

陳運棟：對啊！

黃春枝：這是陳家的種啊，怎麼可以。

陳運棟：那我還跟長輩吵過的，這個問題，他說哪，祖墳也不可以，女性

也不能放，我說哪有這種規定阿，她也是陳家的人啊！  
黃春枝：也是某某人兩個人生下來的。  
陳運棟：對啊！  
黃春枝：跟兒子一樣。  
陳運棟：她有權利進耶！  
黃春枝：對啊！  
陳運棟：喔，他說不可以，那有廟裡的塔，我說在那裡放在這裡放，一樣啊！  
黃春枝：你自己家都不給她住，你要去跟著人家住喔！  
陳運棟：對啊，這現在都解決了。  
黃春枝：一樣的道理。  
陳運棟：現在沒有解決的，孺人不寫名字啊，那一樣姓黃的太多，要拜什麼我不曉得啊！這要改革啦，我們是下一步改，如果還在的話喔，下一步不在，我也要交代。  
黃春枝：我們要跟孩子灌輸下去。

陳運棟：對啊，都有同姓的，這不好啦！  
潘怡潔：那那時候抗爭是在哪裡抗，提出來？  
黃春枝：沒有啦！  
潘怡潔：在什麼會議上？  
陳運棟：就是派下員大會啊！  
黃春枝：還有私底下我們兄弟。  
陳運棟：我們有管理委員會啊，會討論啊！  
黃春枝：對啊，管理委員會。

透過探討新埔陳家的詹明玉與頭份陳家的黃春枝這兩位特例，我們可以發現，重視教育的原生家庭，的確影響著兩人的受教經歷，而在當時屬於高學歷的學習經驗，也形塑出她們重視教育的知識體系與人觀價值。詹明玉認為新埔陳家家運之所以衰敗的部分原因，便在於不夠重視教育。而黃春枝對於子女的教育相當重視，並會積極介入考察子女的學習成果。不過兩人獲取家族歷史與知識的來源不盡相同。詹明玉會主動向公公詢問學習，黃春枝則多與丈夫相輔相成。黃春枝更在公共事務的參與上主動產生改革意見，並得到丈夫的支持。

#### 陸、 計畫成果自評

計畫第三年的主要成果之一是，藉由田野訪談資料，進一步印證北台灣鳳山溪流流域新埔陳家與中港溪流流域頭份陳家，在家族性格的發展上都有「多系多元」的特色，非能以單一的家族特性來涵括。頭份陳家在日治時期壓制漢學教育的大氛圍下，仍以個人與家族的行動，透過父子孫世代傳授的方式，延續漢學傳統與儒家人觀理想。儘管在其由特定支系所編纂的文字資料裡，處處標舉該家族書香世家的性格，

並對從事文教事業或對社會公共事務有特殊貢獻的子孫多所著墨，但我們也可發現，頭份陳家在「守本業」性格外，亦有為數不少的子孫從事非文教業以外的專業領域，甚至赴美發展。同樣地，新埔陳家在日治時期對於漢學知識則表現出工具性利用的態度。漢學知識在當時對新埔陳家的部份子孫而言，是讓人無法「創事業」的絆腳石。家族成員唯有接受日治教育，才有可能帶領家族突破重圍走出去。這種將漢學知識視為一種工具而非特定民族文化之再現的觀念，也成為之所以形成上陳四家的心理質素。漢學知識在此是為了輔佐與管理經濟活動的發展與成果。但透過口述資料，新埔陳家後代子孫卻也以由情感性的牽絆到經濟性的付出，展現新埔陳家後代子孫「守本業」的性格面向。因此本計劃針對兩個家族的人觀得到初步結論。由此可回到一個基礎上，探討當一個家族的「餘蔭」力量削弱，或是家族開枝散葉後，個別家庭如何以各自的力量向上提升的思維與方式，而在這向上流動的過程中，同時展現了過往家族人觀的影響。

本計畫第三年的主要成果之二是，藉由兩個家族中年長女性的口述史資料，得以初步重構客家女性在從日治時期到戰後，從農業轉型到工業的不同時代脈絡的台灣社會裡，其受教、婚姻、生活與由此產生之家族想像與生命價值等圖像。在不同時代女性的家戶生活與生命經驗方面，有關女性在家戶內外的勞動經驗，顯示婚入女性在婚前與婚後的家戶勞動領域，除了增加婚後生活侍奉公婆、生養孩子、照顧丈夫未成家的兄弟姊妹的勞動任務外，部分女性的勞動經驗仍具有一定的同質性與延續性，例如耕種山田、畜養家畜、協助家務等。但有些女性的經驗則是不再從事耕種、畜養，而完全轉換投入到婚後生活的家務勞動中。其中值得特別注意的是，西元一九五九至一九七三年為台灣由農業轉為工業社會的過度階段，許多七十歲以上的受訪女性，在其青壯年時期都曾經歷這段轉型期，因此部分女性多有至台北或新竹附近工廠、公司工作的勞動經驗。

接著在女性的受教經驗、教育態度與家族印象方面，由於受訪女性的年齡大多介於七十歲至一百歲之間，當其達到就學年齡時，約為日治時期、日治末期至台灣光復初期，因此其就學常有因著當時戰亂頻繁、交通不便等因素，被迫中斷、延後入學，或是「沒讀到什麼書」之嘆。這種「沒讀到什麼書」的教育經驗，也讓一些受訪女性在教育子女的態度上，信心顯得低落，態度相對消極、被動。不過有更多

的受訪女性表示，根本沒有時間教育小孩，只能向子女傳遞主要的做人價值，例如不打人、不偷竊，此外便任其隨性發展。不少口述資料卻也支持客家人是以透過大家族三四代同堂的生活經驗，以「身教重於言教」，邊做邊學，日常互動的耳濡目染等教育方式，來傳遞家族歷史與生活知識。在說客語的態度上，有受訪女性認為，客語是祖傳的，當然不可忘，因此會利用日常對話中自然而然的互動，讓不會說客語的孫子女熟悉客語環境。關於家族長輩是否主動告知家族歷史一項，大部分的受訪女性對於家族歷史、家族譜系，並沒有表現太高的興趣。一方面她們認為這是男人的事，另一方面也因農事家務便已忙碌不堪，實也無暇理會。

相較而言，新埔陳家的詹明玉與頭份陳家的黃春枝，便顯得突出。針對兩人口述資料所進行的比較分析也顯示，兩人原生家族本身對於教育的重視，以及其自身所受教育相對較高較完整，可能影響兩人對於家庭教育、家族歷史方面的積極性與參與度。

## 柒、 結論與建議

整體而言，本計畫第三年的主要成果在於呈現兩個北台灣家族年長女性在家戶生活與生命經驗上的不同面貌，並論證其勞動、受教與參與家族事務的經驗，皆為積極形塑其知識體系、教育觀點與人觀理想的重要渠道。往後的研究當可針對個案繼續進行深度訪談，同時重新回到兩個家族男性成員有關知識、教育與人觀的探討，作為性別比較的基礎，藉此了解這兩個家族所具有的特殊人觀。一方面我們在這階段性的研究即將告一段落的成果報告書裡，對於知識、家族與地方社會三者的特性與關係，以中港溪與鳳山溪兩個突出於其街庄社會的菁英家族提出了具體而微的描述；而在地域社會與兩個客家精英家族比較研究的基礎下，我們認為特別針對日治時期兩個家族在地域社會的發展如何有別於清末或戰後迄當代，以及日治時期對此兩家族知識、教育與人觀的影響是值得繼續深入探討。

## 捌、 附錄（參考文獻）

何明星，2007，《清代新埔陳朝綱家族之研究》。新竹：新竹縣文化局。

林滿紅，1978，《茶、糖、樟腦業與晚清臺灣》。台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臺灣銀行研究叢刊第115種。

- 林玉茹，2000，《清代竹塹地區的在地商人及其活動網絡》。台北：聯經出版社。
- 房學嘉，1994，《客家源流探奧》。梅州：廣東高教出版社。
- 徐敘曾，1991(1815)，《豐湖雜記》。頁：18，收錄於徐金池編，《徐氏宗譜》。未出版。
- 莊英章，陳運棟，1981〈清代頭份的宗族與社會發展史〉。頁 333-370。收錄於《歷史與中國社會變遷研討會論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三民主義研究所。
- \_\_\_\_\_，1983，〈清末台灣北部中港流域的糖廓經營與社會發展：頭份陳家的個案研究〉。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第 56 期，頁：59-110。
- 張炎憲，1986，〈台灣新竹鄭氏家族的發展型態〉。頁 199-217，收錄於《中國海洋發展史論文集（二）》。台北：中研院三民主義研究所。
- 施添福，1998，〈從台灣歷史地理的研究經驗看客家研究〉。《客家文化研究通訊》創刊號：12-16。
- \_\_\_\_\_，2001，《清代台灣的地域社會：竹塹地區的歷史地理研究》。新竹：新竹縣文化局。
- 高宣揚，2002，《布爾迪厄》。台北：生智出版社。
- 陳支平，1997，《客家源流新論》。南寧：廣西教育出版社。
- 陳運棟，1999，《向陽書院詩文集》。台灣省政府文化處。
- \_\_\_\_\_，2000，《穎川堂陳氏大族譜》。苗栗：財團法人陳運棟文教基金會。
- \_\_\_\_\_，2004，《頭份陳家福安堂堪輿學向陽書院詩存手稿》。苗栗：財團法人陳運棟文教基金會。
- 陳運棟文教基金會，2006，《春風化雨·樹人樹木：陳毓琳校長百年紀念專輯》。苗栗：財團法人陳運棟文教基金會。
- 黃富三，1995，〈試論臺灣兩大家族之性格與族運板橋林家與霧峰林家〉。《臺灣風物》45 卷 4 期：頁 151-171。
- 黃朝進，1995，《清代竹塹地區的家族與地域社會——以鄭、林兩家為中心》。台北：國史館。
- 蔡淵潔，1980，〈清代台灣社會上升流動的兩個個案〉。《台灣風物》30 卷 2 期：頁 1-32。

- 頭份鎮公所，2002，《頭份鎮誌》。苗栗：頭份鎮公所。
- 鄧曉華，1998，〈論閩客族群的方言文化中的幾個問題〉。頁：35-66，收錄於莊英章編，《南華農村社會文化論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所。
- 簡美玲，劉塗中，2009，〈書院與堪輿：中港溪頭份街庄一個客家家族知識與經濟（1774-1950）〉。即將刊登於《族群、歷史與地域社會暨施添福教授榮退論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
- 羅香林，1992（1933），《客家研究導論》。台北：南天書局。
- ，1995（1950），《客家源流考》。台北：台灣文藝。
- 羅烈師，2006，《台灣客家之形成：以竹塹地區為核心的觀察》。新竹：國立清華大學。